

建帥司幾宜以事忤帥不屬移病告老二十年卒年六十

龜山既受學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守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益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忠肅公器之踰寇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竒之卽妻以女秦檜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亦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一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

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

親極其厚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

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終

外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

外集

胡安國

武夷先生文定公

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授常州判官改江陵推未赴如荆門道出江陵帥守監職司一見合奏乞除荆南教報可赴闕除太學錄馬外除提舉湖南學事崇寧五年例罷學士倅成德軍以舉遺逸獲譴除名大觀四年復官改正元斷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尋掛冠末年侍臣合薦經學可用旨落致仕除尚書員外郎三辭不允尋除中舍賜三品照宰臣擠之除殿撰知通州中興初召為給事中三辭

建炎三年再召固辭主祠紹興初除中舍兼侍講辭  
不允二年就職呂頤浩言公屢詔偃蹇落職主祠五  
年除徽猷待制知永州辭詔依差提舉太平觀尋除  
寶文直學士八年歿于書堂正寢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  
學與公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益強識日明

登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攷官得之定登第  
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  
擢爲第二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召公入見奏  
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  
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  
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  
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又奏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  
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  
成治功可立

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  
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已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  
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汚者爲胡某一人耳淵聖嗟異焉  
何桌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勿

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各付一節爲衛王室禦在  
寇之計公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  
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  
廣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  
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  
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  
急京師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  
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

樞密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公辭因致書宰相  
呂頤浩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  
於果斷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  
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  
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是未定命令  
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嘉  
祐審謀能斷亦異矣

定計論曰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  
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  
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  
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  
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  
險而人謀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

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

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網緼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虛明人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疎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悅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

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望降詔申明凡被詔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上謂曰聞卿與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奏松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赴召時呂頤浩都督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指公爲黨魁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

### 官觀

公登舟稍稍沂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畱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結廬名曰書堂爲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

初荆公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

矣公自壯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  
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  
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  
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  
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  
衡之以五經証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  
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  
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  
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  
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  
焉

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  
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  
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  
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  
多勸之買妾事旣集慨然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  
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  
部適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  
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  
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  
置語孟按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  
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



爲壽公感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隄豈吾徒爲燕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而止

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嘿寡於言動雖在宴閑獨處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必嘖感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也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

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捨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廣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游楊謝皆二程高第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以爲韓忠獻公爲冠慕用鄉仰言必稱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冲澹容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浸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

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者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南軒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

疎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

有功於斯文矣

建寧祠記

晦庵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以後並朱子語

跋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

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

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爲器小此大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南巡不反二事尋步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只此小不共貢事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此亦是器小之故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熹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个行夏之時四个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

欲改從建寅

胡說公卽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卽位凶服如西人廟渠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卽位豈可攝且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於用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个權宜如借吉例

胡春秋說得太深又曰大義正

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熹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了

胡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爲志壹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

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

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真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切怛

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撫不草草也

問胡春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疑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否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意當初本說否且不知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它經先須於論孟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胡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立貧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文定之學後來得之上蔡者為多

文定說較踈然較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為密教翟公與知密州

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  
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  
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  
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  
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  
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天筵之召則秦之薦  
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  
處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胡宏

五峯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荆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

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之言反復論性爲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

明之士徃徃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墮馳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



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南軒改作而主性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臆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脩吾身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朱子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又曰如是卽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

却是一團人欲算子將甚麼做體

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

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

又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而深可玩味

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及論游夏問孝之類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採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旨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五峯臨終謂處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不敬此爲

### 名論

五峯有本亭記理固是好然其文章雜佈是文人之文

並宋子語

南軒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紆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

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它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  
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  
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栻若非  
正孺幾乎迷路

## 胡憲

籍溪先生

字原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稍長從文  
定學始聞程氏之說專以之鄉貢入太學一旦歸隱故  
山從臣薦之召授本州添教授尋監南嶽廟爲福建鹽  
司准遣奉祠改祕省正字柄求去以左宣教郎主管  
崇道觀歸而卒紹興三十二年也享年七十七

生而沉靜端慤不妄言笑長聞程氏之說入太學會元祐  
學有禁乃與鄉人劉致中陰講而竊誦焉又講易於涪  
陵處士譙天授又未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  
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  
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  
諸生歸

先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  
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  
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執

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事只  
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  
新裁多角冠時劉拱自祕書丞除察官畱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  
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  
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五峯見之曰其言  
有體而無用因別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  
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

解嘲

晦翁致書畧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至於慷慨洒涕有以  
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大儒之效  
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某切謂  
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  
根而已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  
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其氣力易以鼓  
動如羸病之人針藥所不能及灸其丹田氣海則氣血  
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以泊然無復當世  
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先生爲正字當奏事殿中  
而病不能朝卽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  
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  
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  
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先生獨極意顯

言無所避疏入卽求去矣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楞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自爲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說

晦翁祭之文曰惟公之生氣質溫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于家行者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雜蜀之莊公乃束修踵門于堂一語妙矣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簞我瓢我糟我糠或魚于溪或圃于岡水鯉鮮腴藥類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逍遙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命典教于梓于桑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祕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旣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

又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劉子瑩

病翁先生

字彥冲忠顯公之次子以忠顯勳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忠顯薨執喪過禮服除倅興化軍秩滿以最聞

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衰毀致疾自以不堪吏責遂  
丐祠主管武夷冲佑觀以歸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  
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七紹興十七年十二月終  
少負竒材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世家屏山下潭溪之  
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旣得祠祿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  
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  
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  
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兄弟之  
間怡怡如也

忠肅公卽先生之猶子也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竒之說  
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原作  
劉致中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與他處亦  
皆海內各十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  
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扣必  
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識  
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

晦庵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  
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  
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  
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  
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汝

尚勉哉

先生始得微疾卽入謁宗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決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又遠昏宦舍業之旣已則日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居兩日而沒

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袞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旣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跃浩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以義爲聞道之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有捷契泮浹沛然流出於曾臆聞勝講易者疑自知之矣

撰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有所屬堯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此治亂興亡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皆以寬厚爲治至哉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爲澤薰醑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

講經制之道曰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窘而節人有怒心  
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  
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  
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缺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  
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  
溢也一取於民耳此經制之道有未盡也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  
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  
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  
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  
久爲鈍才是自誣也

先生有復齋蒙齋二琴嗣子珩葆藏之門人朱熹敬爲作  
銘復齋曰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於腹閱其神兮磴  
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覲器寶懷若人兮主靜觀復修  
厥身兮與時偕誦而不及其伸兮

蒙齋曰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遇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  
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  
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又拔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  
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  
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先生有聞箏詩曰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牕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  
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鳴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  
舊寵棄豈念心期垂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  
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音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  
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  
志異勞事媒栖栖牆東客亦抱凌雲才

晦翁跋曰此詩先生少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  
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時  
輩少及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  
此體矣嘗謂學詩且當以此等爲法庶不失古人本分  
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故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  
變而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  
守舊法之爲穩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  
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  
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某竊窺  
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  
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其后屬疾某  
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  
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  
倒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

復有片紙屬某末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  
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慕前修景行之懿  
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  
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  
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  
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  
耳並朱子語

## 劉勉之白水先生

字致中建之崇安人鄉舉詣太學歸過南京見劉忠

定楊文靖授業後以中書數臣薦詔詣闕未及召見

給札後省謝病歸紹興十九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  
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

踰寇入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母得挾元祐書制師生  
連坐法犯者罪至流俠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  
之口君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而  
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裘下帷然膏潛  
抄而嘿誦之聞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  
以事至京師卽往叩之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  
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歸

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劉公尤奇其才畱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昔聞一言之微融會貫通皆爲已用而踐履日已莊篤

與籍溪胡原仲屏山劉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爲草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淡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特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于朝特詔謁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田寶劍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國柄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

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而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忠之士莫不哀之

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取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先祀

晦庵曰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其徃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某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 李侗

延平先生文靖公

字愿中南劍之劔浦人父諱煥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爲季子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遂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

禮車乘來迎先生往見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  
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

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  
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  
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  
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  
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  
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  
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  
人有以矜式焉

初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與其潛思力行  
一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  
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  
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  
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  
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  
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  
以高厚微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  
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  
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酌發必中節  
後學若問窮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  
自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矣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

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

然而義理少進矣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

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

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義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克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說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韋齋朱松謂先生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

朱晦庵祭之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于天機乾端坤倪鬼  
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  
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  
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  
洒洛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  
哉游哉卒歲以嬉云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  
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  
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唯聖學不絕  
如綫先生得之旣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  
歿孰云非天喜也小生摠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  
閭閻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  
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  
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  
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  
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  
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  
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決終天云  
問先生言行晦庵曰它却不曾著書乞養得極好凡爲學  
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睥面盎背  
自然不可及恐乎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  
之力



問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盖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个是如此

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熹向來亦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个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徧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个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个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又恁平常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

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

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个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並朱子語

朱松

韋齋先生

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正字丁內艱服闋召對改左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

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史職如故修  
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出知饒州  
未上請間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  
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也贈官通議大夫

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游學校爲舉  
子文卽清新洒落無當時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始放  
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  
超然有出塵之態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  
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  
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感香渾浩流轉頃刻萬變  
不可名狀人少能及

一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  
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  
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  
陸宣公之爲者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  
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  
於致知誠意之地

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  
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攷者益有以自信而守  
之愈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兩端而已  
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

又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  
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  
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公謁而說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  
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  
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  
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  
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  
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  
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感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  
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

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  
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關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  
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又言宜鑒既往之  
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  
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  
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則奮不顧身以抗  
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奠安而基  
祚強固矣

虜使議和公與史院同舍胡公程等共疏言曰虜方吞噬  
未厭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爲和之說以侮我耳又慮  
我蓄銳待時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虜之和使卽秦之衡

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  
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  
爲吾爲祥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  
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而不爲之屈日  
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感羽於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  
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公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  
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  
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  
鈴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  
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

皆久長之至計反覆惓惓不能自己其於請建太學明  
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  
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  
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  
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  
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遂使言  
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  
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  
如也

公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

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鬼瑣簡  
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  
施於吏治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晚既屬  
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色手書告決所  
善胡公憲劉公勉之劉公子蠶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  
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  
鄉者又如此云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外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

外集

朱熹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

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爲徽人居紫陽山下父翬  
齋官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翬齋歿託孤  
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  
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  
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  
而後罷二十八年請獄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  
力辭三十二年祠蒲復請隆興初召辭促行入對力  
詆和議除武博待次歸乾道初促就職復請祠而歸

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母制辭七年召辭九年省劄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子旨特改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蒲除江西倉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牾時相改除江西憲力辭有毀程氏之學陰詆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

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宮以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之任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部疾甚未供職兵侍林栗挾恨誣奏欺慢遂請詞除寶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再辭并具封事以進讀終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宮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熙二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三年乞補蒲宮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



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南帥辭不許五年至鎮寧宗  
在潜邸聞名即位翌日首召除煥童待制侍講行且  
辭入奏上二劄辭待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  
忤韓侂胄御批與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  
閣待制與邵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煥童閣待制  
提舉鴻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  
詔仍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褫職罷祠四年從所  
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  
郡不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  
文直學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  
徽國公淳祐元年上幸學詔列從祀

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於  
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  
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  
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  
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  
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  
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  
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慙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輔孔  
門翱翔兩駟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  
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懽懽真聰

廊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克之益克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慙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後書桃符曰佩韋遵考訓誨木謹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旣而稟學於三君子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不數年二劉公相繼而歿獨事籍溪頗久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二十二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言齋雅故延平故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甚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文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其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

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七月之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氏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楣間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厲以誠敬開以義理皆竦慕而師尊之三十一年六月孝宗卽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臣策之有百害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懷自安之念數年之外觀釁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乎夫論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

隆興初元將趨召命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王勢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論大學之道次言今日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聖王制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爭尚壅佞倖方張

爵賞易致威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  
虜未還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  
之  
先生與魏良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  
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則  
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讀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贈  
行之詩曰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  
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白  
日休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所  
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不壑幽自  
雲政在望歸袂風颺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  
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  
里道中途可停輒勉哉共無斃邈矣追前修先生答曰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溫要妙難名論謂  
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醇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  
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揚若初不煩云何學  
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  
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斃此語期相敦以二詩觀之  
則其徃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

言行卷二  
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于府倉粟散給民免饑歿社倉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歿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歛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歛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日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西銘解義成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撥周程張朱書闢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壽餞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旣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

辨析毫釐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

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

配別立五賢堂

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

復白鹿書院約聖賢

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苦重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作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親密

者不過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上則鼓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亾耻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言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陛下卽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招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

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益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徃月來浸淫晦蝕國家獨受其弊因條救荒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

子道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荅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啟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爲言易之本義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傳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爲次凡掛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旣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

十五年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閑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公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



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  
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靈廟讐耻而不免畏怯  
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此  
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  
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  
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  
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  
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爲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上迎謂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  
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  
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  
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

十一月趣入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  
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  
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  
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  
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  
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  
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爭之職凡  
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

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饋賂之流閭巷籍言久已不勝其藉藉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拱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切聞之道路自王抆旣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饋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圍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麗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褻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媒狎奇褻雜進之害宜  
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  
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  
間未能徹其私邪之閉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  
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  
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  
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夫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  
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  
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  
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天下已逆知其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  
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  
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  
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  
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爲患之  
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夫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容  
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  
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  
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  
醢以契券爲時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

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寡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措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

爲得人矣而豈知其估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生所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切仰天顏已覺非昔時矣忠忱懇惻至今讀者爲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真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

五年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卽位翌日召爲侍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言行外三  
既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  
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皇恐拜命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平日  
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  
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  
韓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  
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  
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係  
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  
因免積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

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  
收聚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  
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  
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  
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  
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  
留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纔退卽降御批與宮觀丞相執  
奏不行內侍徑遣付下而臺諫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  
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洲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師  
以告成事周程邵子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恭

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  
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建思及  
興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  
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  
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不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  
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  
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  
敢昧厥初莫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  
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元年侂冑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几創  
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  
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  
同人先生默然焚其橐更號遜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  
謫歿于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禡職罷祠者先生略起  
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始知有  
指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痞隔之証醫者頗用  
駛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  
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  
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  
而已矣辛酉改太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癸亥諸

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連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隅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友紛集窳窳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

### 長辭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歲鄉闈常在目也後築室建陽蘆峰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菴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

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



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云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

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

學也劉彌正議

嘗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爲盡力規模

已少變化然學者要務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見聖賢用意處

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二病云曰若論求

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伎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往時初覺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初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

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  
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  
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  
先來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  
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  
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  
收歛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且知收放心不做工  
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又曰某不敢  
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虛  
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  
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又曰某舊時  
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  
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  
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  
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  
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  
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  
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藉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  
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

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  
歸家讀誦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  
亡藉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凡見延平  
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  
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  
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  
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也見他說得也煞好又去  
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  
由人僉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  
二十四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  
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  
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  
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  
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  
罅漏百出

公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  
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了一寸到  
今銷鑠無餘矣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  
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  
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  
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着着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着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舊見李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着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義隨文解義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夫了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仔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二夫未到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

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

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底却都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論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誦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註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頭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此最學者大病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硃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着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

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巴不上所以  
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  
以後長進得某不多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  
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  
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  
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  
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  
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  
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  
地去又曰某覺今年方無疑

某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  
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  
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  
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  
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  
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  
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  
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  
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去做工夫真箇是

不同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章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太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章齋病且亟屬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歿汝往事之而惟其言是聽則吾歿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

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求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章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

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  
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  
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  
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  
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  
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  
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  
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  
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  
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  
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  
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  
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  
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  
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  
賢而無疑矣

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  
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  
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  
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



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  
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  
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  
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  
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  
擬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  
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  
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藉器用必整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  
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旣寢而寤則  
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  
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  
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  
也

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  
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成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  
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  
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  
慶吊禮無所遺賜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  
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  
如也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論規畫正大  
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  
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  
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  
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  
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荅問之意使讀而味之  
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  
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  
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閩者  
旣已極深研幾探頤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  
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寤或累  
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  
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  
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  
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  
後世律尺旣亾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  
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  
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  
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  
義鬱而不章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

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  
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  
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  
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  
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  
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  
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  
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  
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  
學者靡然向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  
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  
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二致  
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恃之以敬也從游之士  
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  
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  
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  
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

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  
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  
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

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示足以見理義之  
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察之機辨  
諸儒之得失闢異論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  
又孰有加於此者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  
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  
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  
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

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  
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子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  
造其闢域哉烏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篤生哲人以  
大斯道之傳也

並黃勉齋  
述行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  
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  
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  
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  
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

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上全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國者無他焉亦曰王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乎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其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煥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駭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僣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

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  
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  
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

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  
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關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  
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  
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  
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  
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  
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  
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  
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  
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  
矣

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  
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  
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  
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二聖之旨  
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

也深玩詞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篤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家法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偏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細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參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亾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折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從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躋於荆棘獲罪之塗推

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子思孟子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驚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藉先秦古書旣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無參伍辨証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覺覺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處亦當攷諸書有所証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稿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



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  
惟有書耳謂可輔轍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  
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  
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  
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遠博文約  
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  
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  
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  
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  
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所  
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  
得而興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  
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  
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  
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  
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  
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  
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  
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  
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  
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藉下採近

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  
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也夫予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  
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  
天壤俱弊可也

並李方子撰行實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終

外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外集

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  
壽春徙開封今爲開封人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  
隆興元年進士第文中宏詞任南外睦宗院宗教丁  
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士試館職除祕書正字丁父憂  
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祕書郎兼國史編修遷  
著作佐再遷大著作兼禮郎冬以疾去職先是奉詔編類  
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武夷冲佑觀病間  
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

淳熙八年七月終年四十五嘉泰八年賜謚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悞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

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

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

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

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

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桡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爲桡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大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源凝聚停滯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

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分毫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哀多益寡論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心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館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徧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

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  
箴而過將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  
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  
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曾有雲夢之富而  
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  
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弟  
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言  
義以飭躬而耻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  
恭猶歛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闔  
既海納而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  
於故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

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  
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  
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  
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  
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  
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據其  
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  
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  
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  
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  
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音騰牋而

有約蓋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標計車而偕至  
考日月之幾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  
道之衰乃至此耶

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說  
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  
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  
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爲懈至於氣  
候之寒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  
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因爲深恨然於  
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  
其誨我亦諄諄矣

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遺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  
曾仔細研究如閫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仔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  
且洽慶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洽字於理爲是他硬執  
要作治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



所以看麓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戲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學易只是見得淺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正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寃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渙渙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

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鵠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歛藏持養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並晦  
余語

張栻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公充樞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喪長沙會盜起郴桂帥守劉公珙時問籌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嚴州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兼侍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表州

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上念公除禁職守靖江經畧治聞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運副郎知江陵帥本路求閑未得而病革且死猶手草遺表寫畢而絕凡詔丁除右文殿修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二月也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謚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徃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旣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

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乎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

孝宗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已任起忠獻公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稅務夙夜懍懍直以君父之責爲已十內贊密謀外參稅務夙夜懍懍直以君父之責爲已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事入見上卽進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覽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無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上皇亦召對勞問賜金帶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笑猶未災至救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忠獻以辭世卽草上拜疏言吾與金虜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王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胷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悉爲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爲監而深察之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爲破虜

之一竒也然破虜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陞辭時宰相方籍恢復之說爲身謀而其所以爲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慤勲公不容見上即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曾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而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爲兵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

論者猶以爲憂難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爲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尚何異論爲過計之憂哉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二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

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撓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下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烏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

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朱子述  
行狀後

嘗曰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又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却交是當

曰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為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為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役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為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為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八言東漢之亡黨錮促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答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闊徂於訖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晦翁致書略曰某切覲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

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替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上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顧聞公之臨絕首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聰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登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徃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



一致云云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常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蓋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

呂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而講書謂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姿澁訥交際醇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

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益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真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異不黨同曾懷坦然無復隔閼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爲社稷生民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有一于此公在生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

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竭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一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士先生之言行曖曖昧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

趾並見上

申徒事見莊子內篇五事徒嘉兀者也尊足事乃叔川無

晦翁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之家而四方學者羣鄉往之人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云云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

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友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益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其高遠而卒及就於平實此其淺深陳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  
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  
大高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  
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  
人言多不敢過爲高遠之論

敬夫大聰明看道理不仔細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

覺胷中洒然誠可歎服

並聯  
翁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外三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四

外集

魏挺之

艮齋先生

字元履後改揆之字子實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  
莫能易也家建之建陽縣招賢里兩以鄉舉試禮部  
皆不第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薦于朝時相厄之  
不得召乾道四年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言其行誼  
特詔徵之賜同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守太學錄後  
罷爲台州教九年閏月卒年五十八淳熙三年追贈  
宣教郎直祕閣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竒之已而徧從鄉之儒

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

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倡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使從食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不聽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

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及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

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揀失惟恐不及後進有

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已意亦  
面質不避大抵爲人最隆於義也

平日制行以急公攘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  
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矣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  
豈止千百而已哉

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  
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  
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

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略曰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  
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  
使人重憂歎耳聞大學多士有欲閉何蕃之意亦可見

人心所同也

晦庵哭之文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趨遠志節堅高  
爰自弱齡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夫中歲攷  
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人之善若獲於已推之  
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  
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  
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過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悽  
悽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曷尋復詔追誰謂一疾乃訖  
于斯念昔交誼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  
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  
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

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恪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祇以爲累日月有時漬綿束芻長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奠妻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

張南軒撰君墓表朱晦翁跋曰元履之葬其實銘之其曰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覲石還之命也時覲勢方盛其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死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孝宗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

良等歎其直諫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按之雖死其以宜教即直祕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不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覲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間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某且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聖法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願望固隱之咎云

按之本以羣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以至力過近幸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



閱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其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謹云

晦翁記贈告後

### 劉清之 靜春先生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吉之廬陵登紹興二十七年第授袁州宜春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嚴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宜黃宰龔茂良周必大薦子孝宗召對除太常簿丁憂服闋倅鄂州歲滿諸司薦知常州未上改衡州當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管雲臺觀龔宗嗣位越月起知袁州而已病矣淳熙十六年九月歿享年五十七

四五歲讀李瀚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不絕口父母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讀書耕田世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公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於兄蚤夜力學志意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

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數事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除太常簿以啓謝諸公有曰有如懷祿希世將

恐初心之遂亡儻或獻諛取容何待已知之不厚

得守常州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謂之空文視之無如也蓋爲治之道有政有教聖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義者爲難其人亦少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

公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也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晦翁卽盡取所習詞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公已深知公爲人其後書問徃復神交心契公天資旣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詣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公之學以力行切己爲務不事空言燕居端坐終日欽欽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見義必爲無所顧慮訓誘後進唯恐失一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

常曰苟志於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是拔是慕與向來眩於文章溺於訓詁流於異教者同

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曾子或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爲急務見初仕者必勉之以事君澤民爲志聞人之善樂道不已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尤愛惜上類

常歎曰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今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書贄晦翁略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某讀此未嘗不慨然大息也學之於人切矣宜乎父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扳而求之二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

而問業則曰是好名者三也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云云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必言此學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邊鶻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既有聞於當世矣而悅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耶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朋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母欲速母蓄疑先後疾徐

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

公沒晦翁祭之文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淳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益孜孜焉無所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病瘳而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五

外集

陸九齡

復齋先生

字子壽撫之金谿人入太學爲學錄乾道四年登進士第授桂陽軍教以親老道遠淳熙甲午改興國軍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庚子春調全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少長補郡博士弟子負時秦檜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

言行卷十五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  
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閭閻侃侃和而不  
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  
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假則與弟子  
適場圃習射曰是故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  
鄙弓矢爲武夫末藝

乙未歲湖之南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  
走郡請先生王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  
長比閭之士卽伍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  
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

借王者彼乘是取必於閭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  
境閭習屯禦皆可爲後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  
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膠轄雖  
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  
非唯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旣專且  
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瀆適中其病聽之者於  
心有戚戚焉至於杆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  
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囿於異端小道  
者旣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  
旣其文而不旣其實摹規而畫負擬 矩而作方雖或



似之而卒非也

方其勇於求道之時憤排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晦菴餞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象山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須先辨只今晦菴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愴然以鵝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着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晦菴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固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惟以天下學術人材爲念少

焉正臥整衾衾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

先生沒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係也

晦菴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

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子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云云烏乎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靜復齋之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淳熙元年授  
洪之靖安簿未上下繼母憂服闋調建之崇安簿八  
年以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九年以待從薦除國  
正十年遷勅令所刪定官十一年修寬恤詔令書成  
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  
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六年滿祠光宗登極除荆門  
守紹熙三年冬卒於官享年五十四嘉定三年賜諡  
主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弄靜重  
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  
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心寢食五歲讀  
書紙偶無捲摺讀不苟簡勤於攷索

嘗曰巾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  
子之言支離

登第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  
曰未嘗欵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  
爲江西陸子靜也

史浩薦之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  
出於自得

淳熙辛丑二月寓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以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拔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以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逃入德之方矣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訪求智勇之士  
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刑勢要害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象  
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  
怡愉有終焉之意

示象山學者曰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  
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曰鄉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  
方之言斯可以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自警藝之進  
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棄日有  
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

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  
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  
有腹背心脇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  
已在荆門之脇由郢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  
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陀不能以限焉難賴不  
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  
者以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  
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  
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  
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天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 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發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歿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

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囚圜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已分內事卽宇宙內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慮念之不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話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

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風動雲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銷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在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沅貫通

動與理會哉

孔焯議論

某發本心之間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荅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不通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贅述所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門人楊簡撰行狀



東萊東晦菴曰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晦菴荅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其病恐未必是

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此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此

初先生之兄子美九節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晦菴荅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先生因爲之辨以詆濂溪

第一書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

晦菴荅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晦菴荅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先生再書辭加憤厲晦菴荅之以爲允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晦菴曰熹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問象山師承曰他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偏了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子靜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持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

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捨諱

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門戶尚有所據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菴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  
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某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  
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其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  
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其存誠持  
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  
是吾夫子家風某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  
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某  
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其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  
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  
得晦菴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大抵秀而能  
文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德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呂伯恭門徒氣宇靡靡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  
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  
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並朱子說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五終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六

外集

陳亮

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首賢能之書尋預壁水之選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垂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卽位伏闕上鑒成箴又不報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享年五十有五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褒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

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  
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紹熙戊戌正月丁巳守闕上書其畧曰中國天地之正氣  
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  
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  
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  
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所以久安而無事也  
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膻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  
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係也方南渡之初君臣  
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  
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於南方天下之氣墜矣  
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復知兵戈之爲何事也今醜  
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  
不可以一朝而大舉人情皆便於通和者所以成上下  
苟安而爲妄庸者兩售之地也書奏不報

再上書略曰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  
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  
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  
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藉則不足以兼天下之  
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有爲之志乖矣此臣  
所以不勝忠憤而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

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月待命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將測陛下之意嚮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又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然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爲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五六十年的計有可以爲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聽之臣不泄之大臣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可言三事以答之一曰二聖北狩之禍蓋國家之大耻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讐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又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而用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於乏材隨材皆有足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與大臣論者大略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疎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玉帛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溷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徃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懾一鼓孟和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虜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綠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

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  
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  
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  
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  
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  
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  
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  
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虜撲撲焉茲燧骨國祚  
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勿遽渡江心瞻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瀕顏亮凶醜  
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  
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始終  
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  
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涸于酒無沈于色  
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  
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  
奸邪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  
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  
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  
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  
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  
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弗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

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斲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茅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因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迨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

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妙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

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某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益也

又曰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其高而孤乎宜某之不心服也

晦翁荅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爲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大銳論大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

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目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疏卽更脫洒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

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云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瓚中揆取零金不亦誤乎

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務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便掀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即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龐家却一點使不着也老兄志大宇宙身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贊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出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細去義利夫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

所以培壅本根澄原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

光大而高明矣

並海翁書

晦翁以道學為一世師表而公與之反覆議論略不少假借至謂研窮理義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軼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粹面盎背則某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世俗所謂履塊大嚼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紹熙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誥詞云

某書

三歲大比人

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

欲得賢以其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  
乃始得汝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  
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  
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  
謝宰執其啟云數十年窮居歛衽未諧豹變之懷五千  
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  
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窓六達帝廷上恢  
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  
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  
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又云某敢不益勵  
初心重溫舊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  
繫單于請從今日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疑滯議論風生疊疊  
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  
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  
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  
觀之一似陳亮近眼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  
當今之世就是文中之虎

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  
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  
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



狼胥彼滅馬輦殆其庸奴天於同父既豐厥稟智略橫  
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愧橫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  
問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  
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  
楊億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矜  
才脫廷尉繫先多士嗚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  
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  
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  
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大原決勝卽異時落魄之齊賢方  
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調握瑜而不宣今同父  
發策大廷天子親賞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  
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者天靳之年  
閩浙相望信問未絕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  
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懋鵬湖之清陰酌瓢泉而  
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  
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

晦翁曰同父才高氣麓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  
清和也

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六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行錄

四百五十三



語以連日讀叅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洒然少遲諸人  
醵酒至飲皆醉晦翁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  
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晦翁曰此人富  
貴氣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  
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叅同契頗有  
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容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

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  
又未能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闊略病痛欲

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轍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  
一大魔障欲方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  
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  
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  
律其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

並晦翁書

戊午歲元定卒晦翁哭之慟冬十月祭之曰某竊聞亾友  
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視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  
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尚享

又與勉齋黃幹帖云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  
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塋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勸  
之餘行自病也

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  
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  
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  
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  
生旣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不能扶曳  
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  
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  
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  
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

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疑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奈之蓋深致其哀焉

勉齋黃文肅公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劉文簡公煊表其墓曰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制度數皆正

其流而會於一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旨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卽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李通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元定作律呂新書晦翁序之曰古樂之亾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龜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

時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蔡君元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每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

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觚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

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考互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求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時也受一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某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徃徃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箴被之管弦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夫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又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詩書多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

其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毫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二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



李字  
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  
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  
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  
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  
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  
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  
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  
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  
以八十一爲分太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  
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  
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先生曰康節之曆固自  
是好而李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  
恐當絕勝諸家也

嘉定庚午夏追贈李通初秩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  
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歿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  
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  
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  
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蔡沉

九峰先生

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卜居九峰當世名鄉物色求訪將以用之不屑就也紹定三年五月歿年六十四西山師事晦菴而晦菴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與傳微辭突義多先今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荅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君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眊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

沉也

君受父師之託廩廩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存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

者昧象數之源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

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君子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僞學之論與聘君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九疑之麓最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慘愴居者率不能堪君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說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聘君不幸沒貶所復徒步獲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其先也

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爲文公所歎重然學者鮮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洒然亾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

其文長於論辯詩草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咏情性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

五朝宋名臣言行錄後集序

本朝名臣一言一行史筆所錄法當詳  
瞻然始初之正本固詳瞻矣而統紀之  
漫漶近世之纂要雖剪裁矣而顛末之  
參差每參錯而並觀懼覽者之不一點  
勘訂正有宗有元不繁不簡此本殆庶  
幾乎試刻諸梓與有志於斯文者共寶  
祐戊午中和節廬陵李居安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行錄

皇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續集

宋後學朋溪李幼武士英 纂輯  
明後學安福張鰲山 校正

緝書鄭汝璧

校修

第一卷

太師龍圖黃文節公 廷堅

御史任忠敏公 伯雨

司諫江公 公望

中丞豐清敏公 稷

右丞陳忠肅公 過庭

侍御陳公 師錫



第二卷

丞相吳公敏

僉書曹公輔

同知孫忠定公傳

龍圖許公份

龍圖錢忠定公師

同知种忠憲公師道

第三卷

太師徽制傅忠肅公察

資政劉忠顯公齡

刑侍程公振

尚書李忠愍公老

第四卷

監丞歐陽公琦

學士宇文肅愍公虛中

第五卷

太師魏國洪忠宣公昂

祕撰張公伯

尚書朱公弁

第六卷

僉樞張忠文公叔夜

直閣鄭威愍公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殿撰張忠確公 克誠

學士向忠毅公 子韶

### 第七卷

祕撰孫忠愍公 節遠

資政郭勇節公 永

侍制楊忠襄公 夏

### 第八卷

尚書呂公

##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續集

### 黃庭堅

山谷先生文節公

字魯直隆興分寧人登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寧中北京教元豐三年知吉州太和縣八年哲宗立除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集賢校理除右諫議大夫元祐二年正月除著佐兼史館三年五月除著作即以趙挺之言復著佐六年七月除起居舍人以韓川言復舊職八年除編修官紹聖初知宣州改鄂州七月奉祠十二月責授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元符初移戎州三年徽宗卽位赦復宣義郎監鄂州稅



十月復奉議即定國軍僉判建中靖國元年三月除  
權知舒州崇寧元年知太平州九日罷奉祠二年十  
一月謫宜州羈管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紹興初  
特贈直龍圖閣累贈太師

七歲能作牧童詩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玉帝  
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治平丙午先生再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主文衡者廬  
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傳巖深鎖烟  
擊節稱賞批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  
四海先生遂膺首選

詢字仲同幼武之先世也居廬陵之朋川登皇祐己卯  
第後以奉議郎致仕其孫忱字彥誠亦登科元祐六年  
爲洪州獄掾與先生以世契交游備載書帖周益公跋  
之並先生年譜

尉葉縣日作新寨詩有俗學近知回有晚病身全覺折腰  
難之句傳至都下半山老人見之驚曰爾歎以爲清才  
非奔走俗吏遂除北京教卽爲文潞公所知

熙寧中爲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色番羅襖衣之先生  
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着來春氣入書帷到家  
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脫贈時

元祐中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以其魯人意常輕  
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日喫蒸餅一日聚飲行

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勅正整協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蘆稱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紹聖二年惇卞與群姦論實錄誣俾前史官分居畿甸以待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繼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纔三十二事殊細瑣先生書鉄瓜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其時官北都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問之壯之

東坡言挺之元豐末依德州先生方監德平鎮挺之希合提舉官之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先生以爲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崇寧三年初自蜀出峽留荊州待辭免乞郡之命與府帥馬城甚歡聞人陳舉自臺出漕先生未嘗與交也承天寺僧爲先生乞塔記文成城飯諸部使者於塔下環觀先生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某而已舉與李植林虞相頤前請曰某等願託名不朽可乎先生不荅舉由此憾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先生遂除名羈管宜州

携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時曾紆坐鈞黨先徙是郡

先生留連逾月極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也率游浯溪觀中興碑先生賦詩書姓名于詩左魯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卽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國豈可不過爲之防邪從之而止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餘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以其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業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不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隣屠牛之機相直用三文買雞毛筆書此

誠齋楊公記宜州祠堂略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昨某氏館之大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於成樓蓋圍之也卒于所貶蓋饑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寒窮死之地今乃爲騷人文士碩瞻鑢仰之場來者思而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哉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

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劓之工曰小人家舊  
貧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  
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  
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

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室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子瞻  
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  
真蹟人心竊不平紹聖貶默中得藏真自序於石陽休  
家締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作可笑  
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

嘗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  
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

矣東坡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  
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坡笑曰傳與本官今日斷屠  
嘗嘲一俗濁老人云濁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  
以復加

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  
如合眼模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卽似要且不是若  
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不可鑿  
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  
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  
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

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  
調笑之聲宵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  
歌列千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謗訕侵陵引頸  
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  
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詩評

云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  
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  
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  
非墨工槧人所可及

云古人有言行敵一嚮千里要須心地收漢馬之功  
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  
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  
刃而解耳

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荒然疲役此何理也  
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覺  
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湛然可復  
有不足之歎邪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  
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頽  
無有止有黃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獻之風愈

作又獻以宣包虎帳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常應物詩曰爲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遶樹鳴春朝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乃取視懍懍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洪覺範謂此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朱文公看東都事略謂學者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如黃公亦有好處不曾載得或問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后並文公語

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后山叙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后山

后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時又氣餒了

后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

任伯雨 忠敏公

字德翁眉州眉山人舉進士調清江簿知雍丘縣元符三年召爲大宗正丞遷左正言建中靖國初爲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二年京卞在東西府遂入黨籍以八寶赦恩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紹興初元贈直龍圖閣

公爲正言言魯肇親兄布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衡之

任一處禁密論思之地於人情事勢豈無嫌畏

公言紹聖時惇卞用事諫官御史出其引用欺罔朝廷庭堅進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若陛下見其欺誣朋黨則庭堅不敢逃罪若非出聖意止是三省因陛下之意遂再三取旨重行用以恐脅臺諫則此事不可不察言官畏三省非國之福也

又言去歲以賄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蓋惇卞欲僥倖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邊患今温州雖存勢又孤絕歲費三百萬以守之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舉

曾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詔改今年爲建中靖國元年或以建中乃德宗奉天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禪位時號太宗不以爲嫌詔下公曰人才固不應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德宗坐此播遷建中乃其卽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趙挺之爲中丞公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諂事蔡卞及卞黜責又諂事曾布出入門下殆無虛日故士論以其觀望險詐號爲移鄉福建子乞加察焉布初爲皇太后山陵使以挺之爲儀仗使布與宦官劉援交通知禁中密

旨就陵下諭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

先是正月朔莫夜有赤黑氣起西北方散而爲白公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爲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事推之朝廷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爲白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敕宮禁以防慮幾微訓飾將士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女姦惡事主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可轉異爲祥矣

言天道幽遠理難取必伏見月暈圍畢昴謹按漢志曰畢昴天街也其北爲胡其南爲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示陛下當畏懼脩省先事爲備也

言章惇身爲上宰久擅國柄迷國罔上毒流糟紳又風聞虜使言虜主去年喫食次聞中國貶章惇虜主不覺放匕筋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虜使又曰何故只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凶姦不獨孟子所謂國人



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爲可殺也  
時紹述之論已與公居言職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  
天下治亂安危宗廟宮禁細故不論曾布方用事公欲  
擊之布覺乃出公知虢州

蔡卞追讎元符末言者疏已罪惡而公論其欲追廢宣仁  
一事尤切至乃上疏自辨以公爲首於是三省檢會公  
等前爲諫官曾入章疏詆誣先朝故貶公昌化軍居三  
年以星赦移居道州宣和初卒

## 江公望

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第建中靖國初由太常博除  
左司諫以論事出守睢陽尋召爲左司員外郎除直  
龍圖閣知壽州言落職蔡京用事貶南安軍以赦復  
官歸而卒建炎四年加贈諫議大夫

徽宗嘗夢有題亭樹壁間數語者覺不曉所謂及公對所  
論列多與夢合上歎賞之閱之甚久且曰聞卿德望儒  
雅置之諫列蔽之朕心不出大臣也退朝上甚喜以公  
與我夢合可以大任矣

公言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  
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  
之之手未知藏之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遜此所  
以爲道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

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不運常運安  
常不安不安常安此宰制天下之妙理戰國之縱橫秦  
漢之吞併有爲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  
藏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幸爾陛下以仁爲朴  
以義爲削以信爲繩以智爲巧以禮爲繪政以制其用  
刑以支其蠹啾啾萬鳴蠢蠢群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  
故衆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群動之所止止而無止則  
動亦寂矣會無所會則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靜同役  
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  
天人非容心也視之若弊屣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  
敢忽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敢爲也人愛亦愛之人  
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  
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力也不在一曲不殫一隅  
東顧西眄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  
能弊也不畏多難而畏無難爲愛不矜無過而以改過  
爲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爲金湯以夷狄爲赤  
子外之郡國若犬牙之相制內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  
建極於四達之途躋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置之孰  
能危也累數百言上稱奇者數四讀終篇上曰卿文采  
甚奇每進劄子皆根義理不唯文采過人也他日又謂  
公曰卿前所進劄子禁中無事玩味不釋手句句義味  
已令編入上等文字中與卿流傳不朽

陳祐論魯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公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  
推引之語上曰欲逐魯布引李清臣爲相且曰如此何  
可容又言魯布安可去公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  
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  
也豈可便謂有他哉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  
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  
不謹如此數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上然之又抗疏論  
主繼述分元豐元祐起禍亂之源言甚懇切

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乃  
來祐見公公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  
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  
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傳會祐他日爲上誦之上以爲  
名言

公言增益邏者通舊爲十人夫婦醜詆之言仇隙讎怨之  
語增情釋非擿隱扶伏豈清時美事又言陛下邇來蓄  
能鳴善鬪之禽籠奇羽佳喙之鳥夫志有欲而不禁則  
志荒志荒則政怠矣又言傳聞有姓賈中貴人臂鷄鶻  
入後苑中逐禽鳥臣未之信然終疑而不釋也夫從禽  
乃少年諸王之事以天子爲諸王少年事何以自輕甚  
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上悉命縱之惟一鷓鴣久  
頗馴雖以塵杖逐之不去乃刻公姓名於杖頭以志之  
南軒張栻序公奏藁曰徽宗皇帝親萬機厭朋黨之論收

召豪傑以自近放逐之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中靖國爲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之遇進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遠便佞敦友睦消黨與容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乃紹興四禩有詔追錄贈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竄斥莫遑嗚呼公亦庶幾無憾矣云云嗟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涵濡長育四十二年而收其用爲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自罹而直道隱然流風所被論議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裔夷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卽見人才之爲國重輕如此然則爲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之氣遏導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脉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遲回利害之途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也

真西山德秀序公文集曰鈞臺嚴子陵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爲萬乘故人屈寒裳去之儵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撓江公間關從仕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爲萬世閔笑豈子陵匹邪嗚呼以

此論人殆猶以驪黃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  
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伯夷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  
而孔子孟子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  
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公之仕未易  
斷以迹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  
而救西都頹靡之俗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挾持  
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  
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朕形焉豈非臣子  
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嚮善而志未決元祐諸  
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岐途也公懇  
懇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  
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卻紹述之說不沮而自  
消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爲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  
哉奈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  
上有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  
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龜大蔡建炎  
中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  
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媿於子陵也

## 豐稷

清敏公

字相之明州鄞縣人舉進士爲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行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利路憲哲宗立

徙成都召爲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  
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祭酒兼侍講拜刑  
侍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爲吏侍出知  
河南歷真定潁昌應天府湖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  
召道除御史中丞左遷工部徙禮部以樞密直學士  
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文待制俄奪職知常州  
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  
又除名移越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五  
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  
變曰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  
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  
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  
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  
氈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化行俗美中國安遠  
人服矣

遷中丞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  
仁佐哲宗退黜小人泊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  
又史官修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日錄亂之願擇史臣  
申飭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  
公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部布遂相

朱晦庵序公遺事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  
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  
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  
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  
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  
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  
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槩之高  
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  
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克然有以慰滿於  
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  
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  
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  
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  
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  
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  
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  
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功所以不  
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  
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塞  
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  
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源  
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邪

陳過庭

忠肅公

字賓王本名揚庭徽宗賜以今名越州山陰人舉進士爲館陶簿澶州教官中牟除宗學博權祠部吏部員外郎遷右司使遼還遷常少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侍拜御史中丞言忤權貴罷知蘄州未半道貢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久之自便欽宗立以兵待召復拜中丞徙禮書擢右丞遷中書侍郎使金虜往河北死於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

使遼國還徽宗問虜王苦風痺手足不舉及箭損二目是否公對恐傳者之妄今日之務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盟好足恃亦宜以邊備爲念上然之

爲右司凡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向背唯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

方臘反公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罪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

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內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儻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



變之義况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  
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  
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  
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  
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  
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  
君子退小人獎廉潔蠲苛撓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  
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爲福矣

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湏大臣偕行聶昌取南仲皆以  
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歎息留不遣  
及城陷始行二駕北狩公已在河北因留不得歸死于

燕山

## 陳師錫

字伯修建之建陽人舉進士爲昭慶軍書記宰臨安  
縣召爲監察御史知淮陽軍提點開封諸縣鎮事知  
解州入爲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卽位召  
爲殿中侍御史

諫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擊奸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  
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  
靖國初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  
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

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  
一頌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  
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爲執政盡逐異已者固寵市權營  
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  
之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  
之明乎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續集

# 吳敏

字元忠真州人大觀一年賜上舍出身靖康初以中大夫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尋除少宰兼中書侍郎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尋知揚州提舉明道宮紹興初知潭州力辭改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宮復觀文學士湖廣宣撫二年復宮祠三年卒

公請三省密院並依祖宗法又請褒贈司馬光范純仁張商英仍罷元祐學術之禁以示好惡上猶憚元祐之名遂取筆塗純仁爲仲淹曰庶不專顯元祐也故當日詔

言行錄二卷  
書仲淹仍序光下

先是上每夕焚露香禱於天口願盡力興復政事褒拔賢俊以救天下至是公奏上曰政事之規陛下定於露香之禱矣今當次第行之耳而臣有爲臣私計者二事願言之昔唐李德裕有言宰相寧可亟罪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備位願陛下如察其不能亟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二省上曰好公又曰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適是察大臣之爲奸者蓋國朝之制似乎內重則天下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之臣雖任相事願陛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上又曰好

又爲上言藝祖受命初不得已親定澤潞維揚自是休息十年而後用師四方初親駕河東不能下退乃遣將平蜀自發兵至破蜀凡四十六日自古無如是之速然破蜀之後蜀中復亂三年而後定於是擢曹彬廢王全斌以厲諸將藝祖將將紀律自此分明於是下荆湖交廣平江南朝兩浙莫不如志蓋天造草昧艱難如此今陛下當法藝祖以武定天下然須持之以久以夷大難自恭京王黼壞文高傑童貫壞武綱紀大亂禍釁已久願陛下克寬聖心無欲速則大業可成又言漢文帝用惇厚長者天下安富武帝用材天下始多事本朝仁宗皇帝恭儉寬仁所用皆重厚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神宗皇帝勵精政事王安石始用材急功利然風俗自是壞要

言行錄二卷  
之今日藝祖之英武仁宗之恭儉寬仁陛下所當法也  
又爲上言爲天下者當爲一物近年以來有御前錢有  
朝廷錢有有司錢人材亦然有親擢有大臣薦引一天  
下而自爲分別如此是以大壞其極至於君臣相疑而  
政令改行故臣願陛下常視天下爲一物則事可成上  
皆嘉納

又奏臣聞六經垂訓蓋天所以奠世法也三代以後凡生  
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久矣獨  
恨更秦之禍禮樂缺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  
廢其一意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  
復可考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綿遠群言次第湮  
沒而此經獨存當是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  
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義亦謬矣  
而聖人之經豈適至此是弗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  
著世法然則文王之易孔子之春秋皆周禮之所在也  
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三歲貢舉遂以既士庶幾共  
講聖人之遺教以輔世教並從之

曹

字載德南劍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  
德尉憂言除壽州安豐縣簿試中詞學兼茂科除令

所刪定官俸安肅軍除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改  
祕書正字上書編管郴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靖康  
初召還除諫議尋遷給事中除御史中丞除僉書密  
院張邦昌僭位脅公視事歸卧私室病不出以死自  
誓遂奔濟州迎駕上卽位差內侍押赴都堂供職是  
日得暑病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薨于位年五十九  
宣和初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公爲正字慨  
然上書翌日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問太宰余深  
曰小臣敢論許大事公曰臣有小大愛君之心一也深  
曰如言胡虜起於軫下無乃大峻否曰小臣言不激切  
無以感悟至尊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公曰茲事里巷  
細民無不知者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  
相黼惡其侵已令吏從公受詞公操筆曰區區之心一  
無所求愛君而已詞再卻之卒不易其語以聞上令與  
遠小監當既而編管郴州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所慮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虜  
不足慮上曰朕所慮爲無將也公曰漢高祖得蕭何爲  
丞相何進韓信爲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  
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面奏陛下用此數  
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  
繪爲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

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筭決矣

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王輅衮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爲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軌出境以爲屈已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爲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知寬憂於一時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何則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爲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侮字當是時能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卻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其禍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爲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

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爲和議左右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公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爲名以戰爲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

又言金使王洵以和爲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耳

言軟語爲敵直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洺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

虜犯京城宰相何奧領守禦公副之奧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奧方信妖人郭京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持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大元帥握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兵往興仁府迎之公密啓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再邀鑾輿出郊議未決奧奏事出云翼日車駕出城公遽云虜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奧厲聲詬公公又率馮解共說之解與奧同鄉齒長冀幸一聽奧不從及幸虜營至北狩皆如所料

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邦昌僭立二十餘日矣旣歸臥病不出邦昌屢勸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朴獻康王會王遣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

公從駕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御用之共圖勳



烈四日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日裂近邊之地爲數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之

# 孫傳

忠定公

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從禮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以事忤宰相貶蘄州安置靖康初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書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欽宗再幸虜中兼太子少傳行宮留守

高麗八貢公言使人所過郡調人治舟搔擾生事勞費民力以妨農時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畧與蘇軾同貶之

嘗奏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公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文姦時謂名言

虜攻京城急公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虜中久不得歸公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公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神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上還闕明日虜大闕南薰門陳兵索道君皇帝后諸王妃公主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千兩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虜營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而殺

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之者拊膺大慟曰吾太子傳義當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虜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庶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公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矣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曰大人以身殉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有頃從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求皇后皇太子留守何出耶公曰主上既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虜以粘罕命召之而出不知所終

## 許份

字子大其先光之固始人今爲閩人以父將恩補承務卽監國子監書庫崇寧初登甲科除祕書省校書卽遷實錄院檢討官改國史編修主管太平宮特除直祕閣遷龍圖閣崇福宮祠除鴻臚卿以親老辭王明道宮丁吉除宗少除徽制提舉萬壽觀同修國史俄知鄧州兼荆南安撫提舉萬壽觀知蔡州改揚州兼淮東兵鈐奏事除徽猷直學士靖康初除龍圖直學士再任揚州以疾請祠提舉明道宮告老紹興三年十月薨年五十四

知鄧州政尚寬厚務爲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鄰路饑流歿係道鄧州賴公獨安詔公賑濟公置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率三日一議問饑飽而勞苦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有奇

上殿論時政得失言多迂時相意上皇稱善而用事者極力排恨上曰許將之子賢能世其家朕舊知之故讒不行

上宣諭揚州古名郡今委卿剷除宿弊公因請曰臣聞應奉司封記花竹凡山林之勝士民之居騷然無復遺地願悉罷去又言維揚一都會而止江都天長兩縣不足以供經費而泰州之泰興舊屬邑也願復之又言異時帥臣於經賦外增上供九萬四千餘斛而民不堪願如政和三年舊額上皆從之

金人再入寇公卽日檄一路兵勤王進討解亳州之圍而漕糧至畿甸者不絕時諸路兵入援所至或縱剽掠多不聽入州城軍士病之公大啓城闔至者撫勞而去秋毫無犯城之圯者公一新之不踰月而功就故金人兩至中都而維揚之民晏如也

公之父當朝適值蔡京變法之秋中立不倚維持祖宗舊典抑其過甚京不得逞天下倚重上皇欲復用不果而有意於公公亦痛先志之不盡展時感激論事而小人

又沮之連牧三郡愛民有古循吏之風刑亦畧見施設矣

錢卽 忠定公

字中道世為開封人父居宜興今為毘陵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移懷州推知臨安縣丞調福州察推丁吉調睦州推丁母憂吉宰潁昌府鄆城縣奉二后園陵辟為京西漕屬崇寧中檄巡行塞下還除提舉鄜延路弓箭手就除陝西運判收復銀州旨專董芻糧除鄜延經畧安撫判官權帥事召除直龍圖知慶州兼環慶經畧安撫踰年知延安兼鄜延

帥除集撰徽猷待制顯謨直學士力詆童貫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在永數月復徽制永興帥在道除興仁守改青州改河東帥知太原政和五年馬祠五疏乃提舉洞霄宮復徽直知宣州除龍圖閣學士三疏告老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薨

公初蒞有又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守將喜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荅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為名臣

三衢有冤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全活二

一十三人或問之對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哉

自爲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望實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強大元豐中兵其城下羗戎壅河夾水士馬幾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也居不糜廩粟動不勞轉輸故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甲戒邊臣嚴節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爲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屆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

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涌衆負益輕乃嚴設科條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行惟恐後公獨以爲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賈方用事權傾中外人皆危之公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爭傳誦之

## 种師道

忠憲公

字彞叔山西望族也弱冠以伯父諤蔭爲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鎮洮軍推王欽臣辟爲熙州推權同

谷縣累遷提舉秦鳳常平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忤蔡京意罷入黨籍屏居十餘年始得成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兵鈐知懷德軍召問得請提舉崇福宮久之復以涇原鈐轄知西安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禦使知渭州節制諸道兵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尋以都統制出蕭關還拜保靜軍節度使童貫伐燕命蓋護諸將帥無功密奏其助賊沮軍責授右衛將軍致仕上思之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尋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來拜靜難軍節度使京畿兩河制置使將援兵至

闕上別置宣撫司除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尋罷樞密及宣撫加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留京師提舉中太二宮許翰論薦復節制河北除宣諭使尋復同知加太尉仍鎮洮軍節度使兩河宣撫使靖康初十一月四日卒

政和初夏國議畫界其使焦彥堅以故地爲請累數百言公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之疆土益蹙矣彥堅驚謝曰敢不唯公命自公守境國人受不擾之賜恨不獲伸子姪之禮於下執耳懷德爲西方極邊公築同樂園於郊常從賓客鼓吹宴集其間使民熙熙忘其身之在絕塞也

公初爲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公聞命卽發會姚平仲嘗以涇原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公遂率與俱北至洛陽而幹离不師已屯於城之北或止公勿行曰賊勢方銳我以偏師先犯之勝負見矣四方勤王之師視此以爲去就盡止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公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虜安能知吾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焉上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旣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公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勸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卽拜同知公時被病特命母拜許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虜使王訥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公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爲卿故曰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雜菜公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又請緩與金帛禁游騎使不得遠掠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聞其言止此易之上方倚公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不相下時平仲之父古帥熙河以兵勤王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於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於上上一日遣使五輩促公進戰公言過春分節可擊時相距纔八日蓋遲其弟師平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虜營生擒幹离不奉康王以歸故公言不用旣而平仲謀

泄虜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劫寨反爲所敗而還初公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爲三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理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賊寨二三里環營守之絕其剽掠使其之食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銳五萬人自河陽駐滑州進屯賊營之後尅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不聽平仲敗公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竒也如猶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

是日公分軍屯城西其後軍適虜掠之戰於板橋斬首十七級至夜遣人焚馬監東廊虜懼於牟馳岡穿塹立寨爲自衛之計

公入對次見都堂李邦彥以下與議和戰之計荅對在而邦彥弗識獨大笑而已是後廟堂懲二月一日劫寨之事自此因噎廢食公與李綱遂俱掣其肘公知兵有謀艱難時獨巍然有柱石望爲執政所二三故使其進退翕忽終不能用

靖康之變公首先赴難上召問計安出公奏云臣以議和非也京師周圍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十年不可攻也欲於城內劄寨而城上嚴守距戰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然業已講和不可止金銀不足請見數與之如其不退乃與之戰且四鎮之地



內保州乃宣祖陵寢斷不宜割與上令公於政事堂共  
議公見邦彥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  
餘京師之民雖不能戰亦可使守但患無糧耳若糧食  
有餘噐甲精銳京師十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  
武事不知出此公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  
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爲賊  
有當時旣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搬其  
所蓄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  
之際不暇及此公笑曰好荒左右皆笑公與邦彥議人  
人異同惟李綱與公合奏公所議而請身任其責後以  
綱爲守禦使用公計遣使以金帛不足事曉諭粘罕粘

罕意果不滿引兵攻城綱出兵小不利邦彥等歸罪公  
與綱而罷其兵兩日人情危駭而上不知也靖康太學遺錄

中丞許翰上疏曰伏見罷師道提舉中太一宮中外聞之  
悵然失色按師道沉毅有謀山西將士人人信服素聞  
其賢臣所詢訪數十百人皆言師道雖已老疾智慮不  
衰而朝廷以爲老無計策不可復用且昔秦始皇老王  
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用充國之老終漢之世  
無西戎之患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一數以  
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當謂不可用也今無故  
解其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  
翰章累上言復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

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公寂然不語翰因言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公始言我寡彼衆當分兵結寨守要地使糧道不通控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粘罕之兵聞已和而退命公宣撫河北駐滑州復命蕪河東宣撫公乃請合山東陝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滄滑衛河陽預爲防秋之計徐處人等謂金人重載南還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費且示敵以弱議格不用

公駐河陽虜使王訥來禮甚倨公知虜必大舉卽上疏請幸長安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復召還不能入見矣

虜陷京城上聞之慟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春初虜之去也公嘗勸上半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然



三才系二六

一六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三

續集

傅察 忠肅公

字公晦獻簡公之猶子孟州濟源人年十七以類試河北運司高薦試禮部以避親別試復在高選初任青州法歷永平淄川承久之除常丞召對除兵部員外郎逾年遷吏部宣和七年十月借宗正少卿接待金使行至境上不屈遇害年三十七贈徽制乾道中累贈少師

公未廷試蔡京輔政賣弄威權脇制中外且陽示含容誘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至視公

又託其姻強公相見公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器識未  
易量也後公爲清獻婿京銜之

爲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幹离不入寇或勸  
其毋遽行公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遇  
幹离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太子雖貴人  
臣也當以賓見何拜爲幹离不怒曰汝國失信吾與師  
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公曰兩國講好信使往來項  
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爲乎虜左右捉  
使拜白刃如林公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  
或抑掙使伏地公植立衣冠顛顛終不屈幹离不怒曰  
爾不拜我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謂其下曰虜脇我以拜  
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鐘念我聞之必大感  
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  
之悲也左右盡泣旣次燕山遂遇害

公生而秀穎異於他兒十歲不戲弄誦書問學晨夕不懈  
公忠孝得於天資刻意好學自少至壯未嘗一日廢初遊  
場屋同舍或出入飲博客至公獨在初未爲異後至每  
如此人方歎其修謹

公與蔣噩同爲接伴遇虜酋噩等拜獨公不屈曰王上明  
若日月胡欲敗盟南北敵國安知非送死哉我有死而  
已膝不可屈也

劉韜

忠顯公

字仲偃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當五季之亂避地建之  
崇安遂爲閩人登元祐九年第調洪州豐城尉再調  
秦州陝城令崇寧初王厚帥熙避狄道令復辟經幹  
轉武勝軍節僉京漕吳澤仁辟主管丁吉監在京綾  
錦院轉朝散郎提舉陝西偵司召至除直秘閣領轉  
運司事升秘撰遷中大夫除制置解監副使尋領使  
事除集撰改陝西漕使宣和初丐祠除徽制主西京  
崇福宮除知越州明年詔拜述古直學四年召旨充  
宣撫司參謀官五年遷光祿大夫顯謨學士知建州  
改福州除延康學士尋落職提舉鴻慶宮尋復職知  
荆南府改建州除真定帥靖康初拜資政學士遷銀  
青拜河北帥未行復拜河北河東宣撫副使繼除都  
大京城四壁守禦使卽報罷爲時相所擠降五官落  
職宮祠二年遣使虜金人欲用之不屈而終年六十  
一詔復官贈資政大學士

初尉豐城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饑民救  
死耳率豪右出穀賑卹之存活者甚衆盜亦戢

方臘反陷杭睦二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悉遁或請  
公行公曰吾爲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爲動民間公言稍  
還公下令曰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民謹奮無敢後遂葺

壘練兵爲戰守備明年二月賊陷衢婺八日至城下公  
麾衆出戰賊大潰橫屍蔽野自是不敢近公境温台明  
以越爲屏蔽亦賴以全越民相與剗生祠比屋繪其像  
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中使自京師來出御札督戰且諭將佐僚屬曰朝廷與金  
人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爲鄰得  
無責言乎若使異時生靈誰任其責公曰與夷狄共事  
非計也童貫怒曰此出上意公以爲非計何也公曰自  
古與夷狄共事解無後患事不成則信義恩威俱廢四  
鄰解體事成則敵人恃功必有邀索唐以回紇破安祿  
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况金人氣醜非回紇之比乎

初虜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  
虜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給以割地遣公往虜以其  
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今  
欲用公矣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虜謂粘罕  
爲國相云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爲正代許以家  
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陳灌等曰虜乃  
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  
寧爲不義屈乎卽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  
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以順爲  
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死也付灌持歸報諸子卽  
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經時十六日也燕人雜然

嘆曰劉相公忠臣也因與灌共鼓公壽聖院西崗上遍題院壁識其處灌逸歸報公子子羽具棺衾公故將王瓌等以兵護出城大殮公薨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

公爲人莊重寬厚寡言笑與人交謙恭若有所畏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奪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至忘寢食雖盛暑寒不憚也不喜宴遊稍暇逸心不自安爲政愛人出於誠心求民瘼如去已病齟齬豪強不顧其難必極力而後已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奸則立斷不疑

公歷事二朝軍旅事未嘗不在其間意甚厭之抗章求閑略無虛歲宣和間鎮長樂公以書生起白屋一旦持帥節過家上冢與親舊揮金把酒勞問平生留連旬日不忍去閩人榮之晚益厭宦遊買田嘉興老將焉舍旁有水竹自長樂歸日與里中賢士大夫逍遙放浪相娛樂恬然無仕進意而朝廷用之不置也

公長慮遠識得於事先料敵強弱計事可否後悉如其言歷官皆補外人恨其未用及時當多故始付以大計而動輒齟齬不得施其謀雖以身徇國無負於幽顯而有志之士爲國惜之

李忠定綱挽公詩序曰士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公毅然不動其心視死如



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羞失節之士豈不誠烈丈夫哉

宇文虛中撰劾賜旌忠褒節碑曰平昔無事時公頻使于外未嘗陪鳴玉之列間一入朝言者隨而擊之在圍城中尚不爲時相所容一旦成難毅然在他人之前乃知忠義之士固自有守

又曰古語有之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公之始議欲以計勝敵而以激怒輕戰爲戒顯謀者與公相違卒以致禍謀者不能卽死而公乃先死此尤爲忠臣義士之所難也

## 程振

字伯玉饒之樂平人入太學崇寧三年幸學以高第補和州教習辟雍久之遷博士擢常博士外京西提學五年改京南倉入尚書膳部員外郎逾年監察御史遷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祭酒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除中書舍人忤王黼諷言者論之責提舉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撰丁尋復徽制中舍皆力辭不拜淵聖受禪忽除吏侍連章求去不允除開封尹除刑侍靖康初虜陷京師求金帛死直前遇害時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年五十七建炎初進

朝議大夫贈端明學士

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餼受爵必以上嗣既經禮所載且元豐彛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

方臘暴浙右公爲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快不悅曰上且謂某挾寇柰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朝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某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御前忿不能平曰公資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

淵聖受禪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幾如金人且拏兵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時或有大臣偏僻而遂形指合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不能用

靖康二年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上而却之臬思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

失色已而虜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及公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圍猥謂四人者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呈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以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虜不勝忿四人者皆死之上卽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

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以爲之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其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

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鳴鴉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道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之功非二聖人之意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歎美律美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與龍德太一之役懼不能得因肆讒說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怒執

揚馮而誅之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歎服

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醜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門者未嘗辭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翫無數爭藏之爲榮

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指掌以禍福歎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爾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他人者比肩接迹也聞

伯休者亦可少媿哉銘曰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旣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姪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矢淵衆憚殃而追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攬搶而右窺窬兮公胡獨離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歿生於夜且紛衆美曾不慨見兮獨令名之庶幾偉蕩陰之節歿兮吾將從晉賢之所歸

汪藻撰墓誌

李若水

忠愍公

字清卿洛州曲周人擢上舍第爲元城尉平陽府錄

濟南府教除太學博靖康初使虜除著作佐郎使還  
擢禮書力辭改吏侍兼權開封尹二年虜中年二  
十五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

蔡京復相老而耄事一出於子條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  
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  
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

公見粘罕于大原粘罕遣王洵借來十一月還朝間二日  
虜騎南牧公副馮澥使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  
虜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以去公謂澥曰戍卒霄潰公  
不可效之某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言虜  
寇且至宜選將練兵褒有功勸戰士修城郭飾守備以

待其來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懷州遇今人館伴劉思蕭  
慶言以遣使京師請以河爲界因隨其軍行至京西之  
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粘罕至京城外獨  
遣澥同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道  
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  
宗室分使虜軍粘罕自冒矢石督攻甚急城陷虜召公  
公出見二酋曰令何相公來計事不則縱兵入城矣遂  
入見欽宗時獨何棗孫傳梅執禮秦檜并宦者數人在  
左右公具傳虜人語乃遣棗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  
庭偕往棗還言二帥請與道君相見欽宗曰朕當自往  
耳豈可使道君皇帝蒙塵哉明日上幸虜宮留三日而

還

二年虜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微號事當面議請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公扈從既而虜遣蕭大師者易御服公忿怒抱持上呼天聲苦數聲大呼罵虜泣曰吾君華夏真主狗輩敢無禮耶虜擊之面目爲傷氣結什地良父乃蘇虜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公絕不食虜怒囚之蕭大師者數來勸勉公歎曰天無二日其寧有二主哉其僕隸亦來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奈何公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矣若歸勿遽言恐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死國也公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心

矣

又旬日粘罕召公議立異姓公曰道君皇帝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粘罕曰趙皇失信安得爲無過公曰若以失信爲過則女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爲豐肆爲封豕長蛇黷傾無厭女真一劇賊罵不已粘罕令曰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爲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公復罵不已遂見殺

一云粘罕再召公出公知虜難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大

聲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難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曾不敢輕與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帥自去年城陷之後再與王上議和永事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背又於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婦女玉帛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日賊耳粘罕大怒令曳出於青城東華門外敲殺之臨歿罵聲不絕于口胡相謂曰大遼之破成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郎者一人

公臨歿爲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今天卒不言忠臣效歿兮歿亦何怨人聞而悲之

公初名若冰上召見其若猶弱也冰猶兵也兵不可弱

### 遂賜今名

高宗中興贈公官制詞云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罵祿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

太學生祭公文曰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岳必

蹶云公人中龍肯臣犬豕云賊據床上天子在下

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乾巾晝昏鬼神夜泣云欲贖清卿人萬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

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抉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欽廟宰相皆有誤國之罪故無配享者乾道五年冬當裕祭九月常少林栗黃甲言當時臣僚遭值艱難莫救淪

言行錄卷三  
十三  
胥罕可稱述而以身徇國名節暴薨者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而事變非常難拘定制乞特詔侍從臺諫集議奏可中所陳蓋指公也汪聖錫時爲吏書獨以爲無可配享乞罷集議從之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三

終

續集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四

續集

歐陽珣

字全美吉之永和人中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授忠州  
教知杭州鹽官罷起授南安錄靖康初如京師遇國  
難議割地力爭忤時相命出使河朔進秩朝請郎將  
作監丞至深州猶力爭虜怒殺之紹興中錄其節于  
天官其壻臨江曾敏恭

靖康初朝廷議割三鎮地公率其黨九人上書曰地不可  
割越一日集議何樂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辭公廷爭謂  
割地奉虜非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其

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  
懷謖迷國反白遣公蒞割河朔地會深州等郡義不肯  
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慟哭  
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汝等勉爲忠義以報國  
吾不愛一死以謝朝廷虜人怒執公送燕山遂死之  
初公詣闕欲論事時蓋靖康元年之冬虜勢方張甚公道  
出豫章會故人爲帥恭公姑勿行行且及禍公歎曰吾  
平生患不得死所國感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  
所開說說不合而死是吾得死所矣庸可避旣被命赴  
虜軍卽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吾  
家吾不生還矣遂行

三松王才臣曰公之死難真舍生取義仗大節寧死不折  
者所謂英雄豪傑之士可以爲事君之法也觀其與故  
人帥及同年生之言其不肯折節以苟生蓋素所蓄積  
非偶然一決之諒也予嘗論女真諸逆酋其用兵行師  
未必得與劉石諸胡比而吾國又帖然無典午氏內阻  
外訐之憂顧乃長驅直騫莫或齟齬之者吾國空無人  
焉耳方虜騎南牧河朔諸郡人自爲守虜貪利不顧絕  
黃河懸師深入以犯京師此兵家之所忌也當是時使  
得奇男子假朝廷一節糾合燕趙義附之士據險出奇  
以躡虜後使彼懷反顧之憂此一奇也奈何反先割地  
以肉飼虎耶此予因公之事拊膺扼腕痛悼於已徃也

從孫文龍建公祠堂守道記之曰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歿  
國事者二人監丞陽公歿燕山忠襄楊公歿金陵歿一  
爾有二焉揚公歿城歐陽公歿使命有謂余曰歐陽公  
誠歿使命歟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歿之義也公之往  
也吾國則有辭矣虜燄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  
本不敢愛也以是紆禍且爲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既  
至深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卽反其辭告之曰  
朝廷爲姦臣誤至此若等宜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歿矣  
虜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歿非歿使命也義歟  
余曰公得歿尚何言嘗崇殿之間淵聖非決有棄地意  
公以方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  
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旣詆其說又強以行  
大類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耳使公  
竟致使命不歿矣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  
以勉守者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比時  
宰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  
臣受命於君君受命於宗廟社稷揚揚出疆舉地以與  
人曰有使命在吾爲宗廟社稷懼天使皆類此一隸可  
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爲古語有之爲人臣而不通春  
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  
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紆禍猶不愈於割地耶況不可

割吾前言耶夫前言忤時宰意一宜死知不可顧不得已爲此來二宜死固守不下者今擢之使背國歸虜予何人三宜死死而死耳吾猶萬一覲吾地之存夫義無定名要於忠忠不在小諒歸於爲國公得死尚何言云嗚呼公死何地公像在此公子爲誰公世有詞其地址通衢面大江停車纒舟碩瞻而徘徊者尚其念曰人誰無死

陳彬曰謹按國史因午之厄崇圯之殷以割地出使死焉者三一死於絳一死於磁其一死深則公也絳磁二使挾必勝之計以往謂可追死於虜然終不能追於絳磁之軍民公主必不可割之議以往死固前定而詬虜如

奴就刃如歸公身死虜亦氣死等死一也馨風穢聞越百年而如新公不死而未死之懦夫骨已寒矣又熟籌之河朔二垂瀛滄頭角魏府心胸邢洛真定左右髀虜縱不自愛死引髯蛇吭舒醉虎膊越塹踰藩卽我仇仇儻迂一戈旁一矛嬰所必趨蛇立可剗虎立可什公始以微官率九人扼媚虜者而奪之氣念此至熟庭謀不輯黽俛共命君命曰可君義曰否孰與先辦一死自獻于殿陛猶可殉義改命也然死固等爾河朔軍民百千萬億儻銜命往者類如絳磁旋繞奉虜謂棄地棄人皆上本指軍民固未忍以此負國而忍使吾君先負此而於軍民耶城下要盟梁谿丞相耻之然寧請身代悅耶

往力丐毋以使節他界亦知此曹子望虜口吐決不敢  
 吐一健語以震蘇吾國軍民心膽也觀公抵深面城痛  
 哭曰朝廷為姦臣所誤汝等當戮力報國萬眾竦然如  
 棄城者非朝廷也解揚登車宋城之人有以城斃而不  
 從於夷公一死不躁用於殿陛間而用於幽朔亦知舍  
 介秋而予忌者非正論所能激曾不如邊朔沈勁之風  
 猶能鼓動於一死之下以堅其不負宋之良心也罕以  
 克元幾繫于潞太行之梁伊澗之翟昫海之魏崎嶇虜  
 聞虜腋搏脇使不輕得食息公一死所激猶幾年而未  
 已耶郡有賢牧因羅軼蹟以風厲于厥邦厥民血氣心  
 知莫非臣子秉彛好德一是建愛生則烏可已矣公耿  
 耿於今猶生生直為生幸生為罔魏然炳然臨女界貳  
 於心獨無慨乎銘曰枉矢蛇行南絕河津超騰次舍凌  
 躡勾陳蟻虱臣工寸鐵排闥河山兩戒有戰無割附耳  
 續聰輅星北馳嚼齧勵眾握節死之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力胡能及心弗能已一士死命萬夫死心燕南列城  
 濬湯屹金麥彼懦夫行屍臥階九原倘逢顏忸頰泚古  
 誰無死之歟骨香千古大閑歸然斯堂

# 宇文虛中

肅愍公

字

紹興十五年年初使虜為所留後為虜用公知東北之士憤

不爲左社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同謀欲因虜主亶郊天就劫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爲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公與其子師瑗皆坐誅闔門無譙類

留正曰公之忠亦可考矣方建炎之初以資政殿大學士奉命使金國留繫虜庭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孥於虜中則紹興十二年也公在虜中久其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師瑗暨僞翰林學士高士譚謀爲復讐之舉欲因九月虜王祭天而劫之虜之諸王宗親約爲內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虜人自此上下相疑浸行誅戮矣公之家已碎於虜手跡其祠端由於蠟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爲也是時國家中興二十年而公之事不顯最後張魏公招韓王來歸始能言其詳公無子有女以族人紹節爲之孫明詔命以京秩至淳熙十一年更與恩澤二名今曾孫承受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也



三頁不編正卷

六

洪皓

魏國忠宣公

字光弼其先徽州人唐末避亂徙樂平之洪巖遂爲  
饒州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主台州寧海簿攝令拜  
南京國博未上主兵饋有功爲秀州錄宣和六年丁  
大中憂禫中俄召見擢徽猷待制假禮書使金國不  
屈節紹興十年始歸進閣直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  
士院忤秦檜出守饒州提舉太平觀丁大頌人愛服  
除得太平觀復責濠州團副使安置英州謫九歲始  
復左朝奉郎主管崇道觀居袁州未踰嶺病革二十



五年薨于南雄年六十八復敷文閣直學詔贈太師  
宣和六年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亢塞路倉府空虛  
無賑救策公曰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留粟一年  
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墮市直錢五戒米肆揭賈  
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責糶不能  
自食者爲王之立屋於東南兩廡寺十人一室男女異  
處防其淆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及  
有職民羸不可仗有侵牟鬪鬻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  
帖畏伏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  
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鏤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  
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  
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言  
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訢飢  
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卽延公如兩寺驗視  
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制  
抵罪得爲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曰免戾幸矣安  
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  
聞米如請而得至麥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  
五千餘人州人旣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爲  
洪佛子

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公極言天道好還裔夷安  
能久陵平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

也所言反覆當上意上曰卿議論縱橫孰於史傳有專  
對之才朕方擇使無以易卿公以母老父喪懇辭不許  
擢徽制遷五官假禮書爲奉使大金軍前令與宰執議  
國書公欲有所易輔臣護其文不喜遂抑遷官賜告一  
日歸別持大碩人拜且泣曰淮賊蠡起公間關至大原  
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易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  
副使官僞齊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  
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  
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卽豫亦死偷生  
苟鼠間耳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劍夾  
承之公不爲動旁貴人喑曰真忠臣也止劍士以目爲  
跪請粘罕怒少霽遂流遁于冷山流遁猶中國編鼠也  
雲中至冷山行兩日程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  
始生八月而雪土虛無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  
誨其二子或二年不食食盛夏至衣絨布番課四隸  
採薪他山嘗久雪積凍三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  
多爲詩文以諷刺傷時語

悟室嘗得獻取蜀策以問公公歷陳古事視之悟室銳  
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爾公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  
不止者又數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大事今旣不受使  
廼今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否

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梗謂我不能殺汝邪公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灤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而止

兩宮蒙塵五國城公嘗私遣人奏書并獻胡桃梨脩粟麵諸物兩宮方知趙氏中興永佑陵諱聞公北鄉泣血旦夕臨後遇諱日卽燕山開泰寺爲文以薦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過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少招蒐但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萬古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掩涕

虜已遣使約和悟室問所議十事公條折之甚至曰封冊是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宜絲蚕大國有其地矣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搖民害計本朝必不可景德之盟南盟南北所得人皆不取載書猶在可覆視也悟室曰吾欲取投附人誅之以懲後何爲不可公曰昔魏侯景舉十三州地歸梁梁武欲以易其姪蕭明於魏景遂作亂陷臺城什兩帝中國所監決不相從悟室稍悟乃曰汝性直所言不誑我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旣而莫將北來議不合囚涿州事復變未幾兀木族悟室黨與坐死者數百千人獨公故

與持論身幾死者數矣兀术知之故得免

公至燕燕人重公執節爭持酒食相勞苦公問行屢市物色謀者得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以歸曰順昌之役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噐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雖再躪河南後必更成具以悟室語并兩宮諸王主所居報上明年夏求得皇太后書遣邵武男子李微來歸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官李微

公復以書曰虜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從軍令不敢携朝廷不知虛實卑離厚弊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保江南歸之可也獨不見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讐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丞相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李趙二相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和定祐陵及太后歸音皆先報凡四年中以文書至者九皆陳君國利病

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理於此可見

虜法曾被任使者永不可歸欲以計墮公令校雲中進士試使者監上道公日隕食陽爲疾狀既至謂院官曰今

取士以詩賦吾故學經耳曰豈不能出語策士乎考官  
孫九鼎者有太學舊爲以疾聞得回燕虜議遣奉使人  
各還其鄉因赦及之它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  
淮以南者公實以饒州聞張邵朱弁亦自言和州徽州  
人旣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公三人在遣中用事者多  
曰此等人若放了幾時更有今不留後必爲我患歸計  
屢欲變參政王公使至燕公得虜陰謀從坡上與館中  
人語爲留守易王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  
守高吉祥素嘉公忠委曲護出之且易以他牘公行月  
餘方以元牘奏垂入境七追騎至及淮則在舟中矣至  
盱眙以奉使無狀自劾上方以來歸爲喜報無罪可待  
日以御札趣覲旣以闕登時見內殿奏事罷力求鄉郡  
養老母上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可捨朕去也

公見秦檜肆言無所避彌三日不休曰張丞相虜所尊憚  
乃不得用錢塘暫蹕而景靈太廟土木之工示無中原  
耶檜謂公長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  
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當如黃鐘太呂乃可閱九日  
直學士院

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公曰虜旣限淮官  
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  
示強以嘗中國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

檜大怒公又言王倫輩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初檜在鞬辣軍中鞬辣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公與檜語及虜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翊日李文會即奏公頃事朱勔之壻彘緣改官以該討論乃求奉使比其歸也未能自脫特以和議既定例得放歸而貪戀顯列不求省母乃出公知饒州

公嘗置英州閩人倪登爲守老矣內無與王聞知新州張棣以巧中胡銓遷客取使節欲效之即使兵馬都監俟其隙捕公家奴寘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登死事乃解

公天性強記書無所不讀雖食不釋卷稗官小說亦暗誦數千言宣政間春秋之學絕獨窮遺經貫穿三傳在冷山摘褒貶微旨作詩千篇北人抄傳誦習欲刻板於燕公弗許

男适書賜謚制書後曰臣聞足再別而玉顯其美火百鍊而金知其精人臣忠邪至身後而是非始判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已歿孔子作春秋之旨也先臣當戎馬紛紜之際使不可測之絕國十有五年然後歸陛下謂蘇武不能過且許筆賜其傳會先臣席弗煖而逐弗獲藏奎壁之寶今又十有五年弟遵入對陛下褒歎忠節復道前語恩隱再三寵之令謚生雖竒剝芬香多矣臣

謂衛律李陵屢說而武不降先臣則爲宇文虛中韓昉所逼三換官而不受張勝事泄武有擬劍幽窖之危先臣則不同龔璿仕齊寧蹈利刃冷山無以異於窮海之北餽口於悟室無異於軒王隻影南翔所不及收羝者四歲至若通永祐之表朝長樂於燕間道蠟書其至有九潛見王人幾偵牢戶問谷往返皆存闕庇民之語投其詩又篇篇皆以戢兵爲意此則武之所無者陛下以爲武不能過聖訓明哉然燕王聲霍光之罪以武久繫而歸財得一典屬國楊敞無功乃爲搜粟都尉遂謂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而秦檜排妒先臣不使一旬寓乎王堂之宜致陛下有大用之意而不遂終之流放醜地九年不返則得禍之酷特甚於武武之一子黨叛人而誅漢廷憐之爲之遠贖胡出蘇氏賴以不絕而臣以先臣故獲戾亾檜至謂家傳強暴曲法免官非遇天日清明則亦禁錮就歿嗚呼一言華衮萬世不刊易名崇終匹休麒麟圖畫諸孤不肖咸叨錄用恩偏存歿又過蘇氏臣礪石以識異渥泰龜逢吉鎮之松區洩九京之冤鼓忠義之氣於茲見之

西山真德秀跋賜公服手詔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三百萬田宅副焉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于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

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嶺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雪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亾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燼滅久矣

孫芹葦建忠貫日月祠堂趙汝騰記曰竊惟蹈不測之禍以徇國者决非全軀保妻子者所辦也至若絕漠不毛之地中國之音問隔絕歲月推遷濱歿四卒全其志節而不可奪是非天資忠義絕人歿生禍福一毫不足以動其心者能乎在漢則蘇中郎武在國朝則忠宣公是也然武爲之猶易蓋匈奴不過漢一大縣漢威德又足以懾服之是雖欲置武於歿地而終不敢故嚙瓊如

雪卒賴以全若忠宣所值中原潰裂國威蕩甚金虜席卷之勢方張使在其間凜凜白刃之加頸况公義不受爵言不避禍其去歿者幾希由今觀之冷山之迤甚於海上雪薪之盡過於掘草粘罕僞齊之脇暴於衛律韓昉換授之迫峻於李陵雖在悟室之館而持論柄鑿又不於軒之愛武也是忠宣在虜十五年甚於蘇中郎之十九年也武終始節旄不敢忘漢公於朝廷乃能奏中興之報於永祐修燕地之覲於顯仁又數以虜事聞於中國此武之所不能及也武得歸李陵送之河梁賦詠以美之公歸虜猶以七騎追之幸已至淮舟中矣是間關之甚不尤難於武乎武歸僅得典屬國公歸亦僅得



翰林權直武不過不爲霍將軍所知耳公乃大爲秦檜所擠陷魚肉蓋公帛書至榻前率譽胡公銓封事張公浚名望檜甚不悅及歸朝又數言張丞相不休檜愈不悅遂出領鄉郡其後坐宦者向諂言公宜在相位檜怒甚遂竄公於英州竟客歿身沒而謗始白其坎壈視武轉甚然直氣又加於武矣武有子權上官之禍公有三子俱策異科長爲相次樞府次內翰天之報公其不百倍於武乎

## 張邵

字才彥和州烏江人宣和三年登上舍第旋丁外艱

建炎元年爲衢州刑曹兼檢法三年召對會遣泛使公請行假禮書特轉五官直龍圖閣使虜十年始歸除祕撰主管冲佑改崇道觀十四年丁母憂吉奉祠十九年除敷文待制官祠二十五年起知池州復請祠道由廣德軍六月丁酉公生朝先一日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爲壽安臥逝矣年六十一

詔中外士民直陳時事公言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川廣之資以圖進取不應退自削弱

九月公改承奉郎召對會遣泛使公毅然請行假札書特轉五官除直龍圖閣武臣楊憲副之二弟祁邵皆補官

仍添差祁明州觀察推官奉母以居公卽日引道見虜  
監軍郎君韃懶於濰州逼公拜公不可執寘昌邑尋徙  
密州柞山寨以兵守之四年夏公聞韃懶過密以書抵  
之曰兵不在強弱在理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  
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啟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其後僞  
楚僭立羣盜蜂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人心天意未  
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  
矣韃懶得書執付豫使用之公升階揖豫以舊官呼之  
爲陳君臣大義辭氣激裂豫怒繫之獄憲遂降閱半年  
豫知不可屈復以公送虜拘之燕山圜福寺紹興元年  
也公又爲書言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  
兩端勝則如養鷹飽而飛耳終非大國之利欲以間豫  
守者密以告虜取其書去益徙公東北千餘里之中京  
後又北徙會寧府去燕二千里先是完顏旻歿傳其弟  
晟晟歿旻之孫亶立二世頗厭兵募文教後生後公者  
皆習絃誦執經授大義爭饋錢穀布帛公自分終焉虜  
嘗肆赦許我使者自便歸其鄉人人占藉淮北幸得稍  
南惟公與洪公朱少章實言家江南十二年二月甲子  
虜忽召三人者改館致饋許之南歸公以四月辛未至  
燕山洪公先在五月朱自雲中至六月庚戌同發永平  
館七月壬戌次汴京都亭驛道中有輜軒唱和集公爲  
之序八月庚子對行在

上書言臣使北時道遇秦檜教臣堅持使節臣得奉以周旋又醫官榮州團練使李子厚語臣云檜在中京嘗代徽宗移書粘罕述海上盟約及用兵講和利害結好基此會曹勛繳進其書詔付史館

公初出疆遇檜於昌邑以忠義相勉故公在喪相與通問公因歷叙虜有歸淵聖及諸王宗室意勸其遣使迎請秦浸不樂

公天資勁偉遇事慷慨酒酣耳熱悲歌憤激常以功名自許方車駕留江上強虜逆臣運兵入寇公冒險出使人皆危之及被囚拘略無悔懼賦詩作文考詳史傳著述動盈編帙歸獻所聞納忠于朝將有施爲以償素志旣不遂歎曰身在異域視歿如歸爲國事也今士大夫有告言連坐之風一或抵罪家破名滅竟亦何裨悉取舊蒙焚之惟晝夜潛心經典學道日以有得無由無慮未嘗過而問焉高宗更化方且進用而公無意斯世矣

## 朱弁

字少章徽之婺源人入太學補內舍生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建炎二年正月請使金虜補官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大金通問副使寓虜庭不屈紹興十二年歸上高其節俾易文資秦檜忌之奏換右宣教郎直閣主佑神觀有司校考十七年當遷

數官檜又泥之僅轉奉議次年四月六日卒

建炎戊申遣使問兩宮安否大夫無敢行者公聞之慨然攘袂自獻詔補官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大公而歸漢受命曰卽與王倫行遇粘罕于白水灤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壬子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好可成當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世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覲幸於先歸者哉願公亟受書歸報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及倫行又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旣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臥起未嘗不與俱也

逆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爲屈虜亦感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

虜又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交兵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受本朝官今日

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虜用事人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洪忠宣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虜知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情鬱愁歎無慘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號聘遊集

丁巳歲虜諸酋相繼死滅公得河陽人密疏其事及虜中虛實使之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後王倫復歸獻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有曰臣嘗從以凡庸誤蒙採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于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靈窖攀龍麟而莫逮淚洒氷天上讀之感涕顧張忠獻喻以密旨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

公歸上引見勞苦嘉歎再三公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虜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后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監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有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

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留神焉上納之賜予益厚

朱文公曰國家自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覲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家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鑕之威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於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汗虜僞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風喻從吏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見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俾矣上賴太上深照其衷褒嘉賜賚前後甚寵而不一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

又曰建詔之間一天子不勝憂歎夕溫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辨之士往來兵間以通和好而見大夫媮惰畏縮無肯行者獨故魏公良臣與公以諸生自

薦慷慨請行擁蓋張檀略相先後卒冒白刃致命虜庭  
魏公尋以不受僞官握節以歿而公必以歿自誓偶得  
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徇國之  
本志素定於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喜惟二公忠義大  
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舊不  
可使後之人無聞焉

宋名臣言行錄

續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續集

張叔夜

忠文公

字嵇仲，耆舊。曾孫信州永豐人。以蔭調蘭州錄知襄城、隰、留二縣。潁州倅舒海泰三州守，召對除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遷右司員外郎，以事件蔡京貶西安州倉草場，久之召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遷禮侍，以徽制出知海州，拜徽猷直學士。知宣州，又知濟南府，加龍圖直學士。知青州，徙知鄆州，四道置帥，爲南道都總管。進延康殿學士，加資政殿學士，提舉南道兵守禦城上，擢拜僉書樞密院事。虜旣議和。





命彈壓京城事二聖北狩扈從北去卒年六十二計  
聞高宗遙拜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公喜論兵蘭州本先零故地晁寒惟恃河爲阻每冰合則  
嚴飭守備卒介胄累月不得息公曰是當求其要害以  
守之乃博考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天都之策謂  
天都介於吾路之間乃西人嘯聚之區凡欲舉兵以寇  
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嚮以故每一聚兵則  
五路不得奠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庭行其策  
果得其地建爲西安州

政和間吏惰弗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豫書銜於後使  
先置名而除填事自以行謂之空黃公極論其弊始立

### 法禁

虜賊宋江剽掠至海州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公夜募死士  
千人距十數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區海旁  
約候兵合卽焚其舟舟旣焚賊大恐無復鬪志伏兵乘  
之江乃降

山東群盜競起公發精卒擊之盜帖息一方晏然

靖康初虜騎過河公謂若許講解則胡羯必有邀求縱之  
使去後必復來有輕中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豫令河  
北邊鎮出兵斷其歸路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襲  
不報

公帥師入援或勸其緩行者公曰國家危難如此忍顧身

乎至尉氏遇賊游騎轉鬪而前用十一月晦至京師公  
入見具陳唐明皇避祿山之亂蓋嘗出幸今賊鋒銳甚  
顧駐驛襄陽以圖幸雍欽宗然之令裨兵守城連四日  
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公被創猶父子力戰士  
皆殊死鬪殺傷相當然諸將無一人至者虜議和欽宗  
再出郊公於太學前起居叩馬諫止不能回卽號慟再  
拜衆皆哭欽宗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會虜詔立異姓  
公乞立皇太子爲君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  
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又不食  
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  
語明日卒

李忠定曰人材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濺  
御衣獨有一嵇紹安史之亂首唱義兵獨有一顏真卿  
朱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  
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人再犯闕或  
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以自全獨公總師西道轉戰  
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惓惓抗章欲立趙氏  
其忠於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何以加諸綱嘗見所與  
家問勉以忠義固已歎服其後聞公遂歿國事爲之流  
涕嗟乎士固有一歿非歿之難處處之爲難也如公之  
歿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得不少有媿哉

又曰士之立名節死國事雖志氣有所感激其平時胸次

所養必有大過人者遇事而發非偶然也段太尉以笏擊朱泚或謂武人一時奮不顧身柳子厚獨爲哀集遺事作傳以明其非真知言哉公忠義之節著矣臨去國日自期必死以書屬其家叙平生所操守真所謂中有所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書尾猶欲託不朽於墓表若區區於爲名者是不然名固士君子之所貴也聖人以名節砥礪天下故士有舍生取義不求生以害仁者顏魯公知必死李希烈自爲祭文墓誌常寔坐隅與公用心何異近世名節不立而惟自全之爲務宜乎遭國家之大變而仗節死難之臣不能無愧於古人也如公卓然所立如此吁可畏而仰哉

贈菴曰見鄭驥後

# 張克戩

忠確公

字德祥者之曾孫以蔭補三班借職復舉進士知河間縣又知吳縣治有聲擢衛尉丞從弟克公爲御史中丞嘗論罷蔡京及京再相併坐廢踰年起知祥符縣久之知廣德軍京畿倉陞辭留爲庫部員外郎出守汾州以守城功加直秘閣進直龍圖閣除右文殿脩撰虜陷汾州自引決事聞贈延康殿學士

金人陷燕山長驅而南分兵寇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粘罕遣其將銀朱字董來攻縱兵四掠外援不至勢日孤

危公畢力扞禦晝夕不少懈大原陷汾益危公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亾矣然義不忍負朝廷辱祖父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吾節衆皆泣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成公墓士間道走京師上章曰自太原失守汾日受攻願陛下哀矜孤城勢不可久急遣軍馬倍程以來救護一城生靈之命不報

自太原陷汾拒守蓋踰月矣一日諸酋列城下指呼督取降書公臨陣大罵不絕口砲中一酋立歿翌日虜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環賊既入公朝服南嚮焚書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歿於難者八人

胸庵曰熹嘗銘張忠文公之廟因得讀其遺書而歎慕其公又得觀公子汾州家問尤深敬仰竊惟國朝承平百年德隆澤茂世臣喬木不爲無人而一旦危難之際忠義之節乃獨萃於張氏之一門其亦盛矣公之大節如青天白日固不待贊述而后明而某獨於其筆札之精謹見其神氣之安閒於其家人父子之間見其誓歿之外唯以取恤遺孤爲寄而無一毫內顧下流之私也嗚呼非其胸中有以大過人者何以及此先覺有言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若公之歿其真所謂從容就易者耶

鄭驥

威愍公

字潛翁信州玉山人登進士第歷仕州縣建炎元年  
除直祕閣知同州金虜陷城歿之事聞贈官與張忠  
文公並立廟本州廟額曰旌忠愍節

晦菴曰公擁羸卒守孤城以抗暴起方張之虜鄰援既絕  
遂以身殉予讀其遺事未嘗不三復流涕也夫忠義之  
性出於人心之秉彜策名委質以事人者其講之宜熟  
矣而吾觀於前日中原之禍一時士大夫出身殉國歿  
其官守如公者何少也豈非義利之分不明取舍之極  
不素定一旦倉卒則貪生畏歿而惟利之從哉嗚呼如  
公者可謂得其本心而無愧於臣人之義矣是固有國  
家者所宜殷勤褒錄以爲臣子之勸使其有所鄉慕感  
激而興起其忠義之良心非獨以私於鄭氏之子孫而  
已也

南軒曰公守同州城陷歿之可謂得其歿矣讀其書辭胸  
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  
食渴之必飲不可後也若一毫私意間之則顧藉牽滯  
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凜然可貴哉

誠齋曰近世培養人材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季五代  
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  
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豈一朝一夕哉自紹  
聖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爲姦邪捏摠消泯不盡不置也  
而靖康之禍猶有歿國如公者此固前日姦邪之遺種

而紹聖崇觀大臣之所消泯不盡者邪嘻慶曆元祐之  
姦邪亦何少哉至於消泯而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  
晦菴曰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遠  
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張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  
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  
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爲已任事復  
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關  
關陝所嚮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鄭公者獨以孤城  
憊卒嬰其乘勝歟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  
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  
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  
仁皆足以無媿於人臣之義

## 向子韶

忠毅公

字和卿開封人忠簡四世孫元符二年與國學薦補  
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調保州法政承事郎監在  
京炭場以親嫌改授荆南府節判蒲知蘇州吳江縣  
大觀三年除開封右曹次年轉朝散大夫坐李彪言  
蔡京事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郎監保州稅五年  
以赦復官提點大霞宮尋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  
西外宗室財用七年徙南外復舊任宣和初知虔州  
建昌軍未上改夔州路漕六年還對延和殿知蔡州

八年主明道宮俄知徐州靖康初除京東運副丁憂  
起知淮寧虜至陳不屈遇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  
二十二日也

生有異稟莊重如成人比志學游賢關清約如寒士人不  
知其爲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強學自勵焚膏繼晷不  
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學息焉而徵能安其學君  
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強勉而自惰  
乎伊川門人如劉安節輩訝其衰替之語因問之公曰  
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爲忘年交

漕京東戶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  
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  
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  
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  
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  
姦而主計近臣首聞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偉之

蔡州闕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  
蔡已除人矣乃起服就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  
不許公視事六月虜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  
諭百姓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  
之虜晝夜攻城公親擐甲冒矢石遣其子弟率赴東  
京留守司乞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尤率衆巷戰  
力屈被執虜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

公植立不動戟手罵之遇害

諫官疏曰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逃遁傑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革之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奮發激昂願褒詔子韶忠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以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踊躍奮厲爲陛下盡死節乎

公爲人端慤夷易不事表襮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篤於睦族公承其至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爲浮文未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游暇則觀書門無雜賓與人議論衍衍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意發爲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任由幕職至縣令退爲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爲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六

續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續集

孫昭遠

忠愍公

字顯叔其先居眉州今爲鄭州管城人登元祐九年  
進士第調長沙尉丁外艱服除主興國軍永興簿辟  
河東經幹爲鳳翔府天興縣主簿政和二年知亳州  
譙縣改解州安邑縣兼鹽池皆不赴爲永興撫幹再  
任都大茶幹宣和二年倅滑州攝守除河北運副靖  
康初召爲水部員外郎除祕撰西道副都總管許便  
宜從事高宗卽位除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  
改京西北路制撫使二年正月爲叛兵所害享年五

十八詔贈微制

幼警敏力學喜屬文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策問首及熙豐凡不主新法者皆在未甲公其一也

虜圍太原我師多潰欽宗命折彥質乘傳招集彥質言汾州潰兵二萬過河津乞選朝臣同陝西帥臣招集仍委官部還河東詔命公往公言軍士逃歸其氣已索理難復遣不若就令西戍猶異有功又言長安河中不可不爲備今所在州縣調保甲乘城其實自衛不若擇要害地使控扼公至督其進且曰天子初命四道總管也兵得調發官得廢置以得移用急則援王室今京師圍急且莫望救至逗遛可乎言詞慷慨聞者感動又徧檄諸

帥使出師已而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各以師來會而涇原帥席秦鳳帥趙鼎鄜延帥張深皆不至公二十八疏劾之合諸路兵得十餘萬范致虛命馬祐昌統之斬杜常夏淑于華陰公與致虛同出關俄祐昌遇虜於石壕千秋間戰敗績致虛還京兆公獨與王似王倚留陝虜併兵攻陝陷之時兩蜀輸金帛助河東公用其屬計止之河池藉以募兵得精銳數千軍甫振而京師陷乃遣使詣太元帥府建炎初上詔公入覲公御下嚴整所過肅然內鄉賊尚虎擁數萬餘公遇而破之

爲都總管悉以所提西兵數千付張俊止以蜀兵數百上道七月至洛收集散亡招撫豪傑調兵陝西河北合義

兵萬餘人柵伊陽使民入保會罷四道都總管以公爲京西北路制置安撫使西師旣非所隸悉引去公數以洛無城池而強虜對境侵牧之狀聞于朝又與諸子書曰今日扞禦甚難若假一歲庶或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爲忠義死耳汝曹加意讀聖人書行古人事無以我爲念十二月虜兵來攻公悉衆扞之驍將姚慶戰偃師死之公卽命將官王仔等奉啟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虜兵益熾公戰益不利而虜已破岐雍秦隴南侵唐鄧陳蔡潰兵滿野公猶招集之已而見公麾下單弱欲擁公南公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今將何爲叛兵怒起擊公遂死焉

天資孝友輕財重義遇事剛果議論詳明待人以誠未嘗干進好學老而不衰與人論古今及本朝故實纏纏可聽晚值時艱志大而命不副士論惜之

張南軒跋公帖曰公之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遁蠹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自來也觀公訓敕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涉虛爲戒其不受變于俗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

郭永

勇節公

字慎思大明府元城人以祖任爲上黨簿改丹州法  
擢清河丞尋宰太原太谷縣調東平府錄倅鄭州除  
本路漕移河西倉河東憲丁憂詔力起之建炎二年  
十一月虜破大名罵賊不降遇害紹興初贈中大夫  
資政學士

公天資雄爽氣剛直身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焉

杜克守大名名甚盛公畫數策遺之一日見公公問其目  
曰未暇讀也公數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  
蹇自用而有虛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公等足與治  
乎克大慙

太原帥多用重臣宴享豪侈苛取諸縣以給之太谷民富  
其歛尤亟公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膚血也  
以資觴豆之費仁者忍爲是耶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  
歸耳府不敢迫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  
不歸莫敢迂公械致之府府爲并他邑追還

燕山之役公漕本路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  
直復歐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王安中莫敢問公曰  
安中不治且難制公請見而顯責之乃見藥師曰上推  
赤心置將軍腹中遇之者無不至而未有寸功報上今  
乃縱部曲殘民平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公  
謂安中曰他日亂邊者必此胡也

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藉冰

梯城不攻而入公在人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水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虜再犯京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公公號絕仆地家人昇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強一食忠義蓋天性也

駕幸維揚命宗澤守京澤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公與杜充張益謙相爲犄角公得檄大喜即日夕謀戰守具因結束平權邦彥爲援不數日聲振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響應虜亦畏之不敢動遠近晏然

澤死益謙代杜充守京裴億爲漕皆齷齪小人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虜

以十倍師攻之公率士晝夜乘城伺闔則出兵狙擊或歡益謙委城遁者公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控其鋒以待援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晝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先爲備虜攻益急倖東平濟南人大叫城下曰二罷已隆隆者富貴不降無難類益謙輩相顧色動公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及行城拊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衆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碑殘礎兩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乂城陷公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公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集

傾郊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意率迎降虜曰  
城破而不降何也雜然以公不從爲辭虜遣騎召公正  
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公熟  
視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公狀貌魁傑且夙聞  
其賢乃自爲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公而降之公嗔  
目唾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汝以報國何說降乎虜惡  
其言麾之使去公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悉  
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爲之出涕虜令  
斷所舉手并其髮

公博通古今得錢卽以買書藏書萬卷因事爲文皆可錄  
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掩卷終日  
而尤慕顏魯公爲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  
善必咨嗟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

嗚乎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  
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爲非所急士之精銳消喪盡  
矣一旦爲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  
汗辱之地而不悔公以身殉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  
烈丈夫而不爲世所推移者哉

江藻贊

楊邦乂

忠襄公

字希稷吉州吉水人政和乙未上舍解褐調歙州婺  
源尉改蘄州教滿授廬州教除南京宗博會省官改

建康教辟攝溧陽宰建炎三年詔舉文武全材當路  
舉之除建康倅兼提領沿江措置使司事虜陷建康  
不降遇害年四十四次年贈直祕閣立廟建康紹興  
二年三月復贈朝奉大夫賜謚廟號褒忠七年四月  
上幸建康復贈徽猷閣待制

二聖北狩羣盜蠭起公攝宰溧陽訓民爲兵五里一堠號  
令期會明信而肅抱鼓一鳴遠近畢集未幾府兵叛閉  
關殺官吏四境狼顧慮變公閱民兵繕軍實申號令刻  
日趨府討叛賊畏公威聲亟白部刺史從招諭發運方  
公會諸耄之兵於城下公率民兵首集士整而奮觀者  
偉之已而羣兇授首傾邑請留於太守尋命爲真

兵之叛也溧陽舊縣鎮射士數十百以羽檄往戍他處  
乘隙離次而歸劫巡檢爲魁甲而趨溧陽將屠之邑人  
大恐慮無以禦時有私販摘山者趙明坐縣獄公引出  
至庭欲誅之因謂嘗閱爾簡記所與甚衆且悉里中豪  
健誠能集爾徒爲邑人誅賊不惟赦爾罪當上功畀爾  
官明卽請所與偕往公飲之酒縱使自去衆皆危之公  
曰第俟吾殄賊勿恐也越翌日明果得衆若干報公當  
詣賊給而執之於是諭富民出財以湏給賞賊就擒公  
悉斬於市留其首二人上府以正刑部刺史議奏功公  
悉推遜僚佐曰殺人而利賞非吾志邑人德公肖像祠  
之



建炎三年閏八月李成剽江北杜充擁兵六萬呆建康十

一月克謂成師老遣戰艦進擊之偶會金虜大至與成

合我師敗績賊取我舟以濟奪馬家渡克出兵復戰不

利潰而入無復紀律居數日虜知之無鬪志進營於南

門外鐵作寺克下令官吏兵民用命城守公信其言明

日克悉師出下水門乘舟以遁金陵空無兵守知府陳

邦光驚懼不知所爲即日率父老出城迎降虜酋亦強

公以行公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爲降虜者欲赴水父老

救免旣至虜營邦光以下皆拜願降公獨僵卧不起邦

光乃啓曰通判素有瞑眩疾虜酋曰四太子者令救出

療之遣所降官屬勸降公閉口不答明日復遣所親厚

者說之曰公故貧有兄垂老仰分祿寡嫂孤姪遠來就

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無所於寄寧不

念此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誰爲公曰茲人之常情

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計決矣願無辭費明日

四太子置酒令僞知府事號張太師者及邦光召公議

事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人已就位虛一席以俟

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生與犬豕均飽者流

血被面憤不蘇者久之左右掖以出虜酋命拘之他室

明日邦光復請出諭使降乃釋出至庭邦光降階語曰

事固無可奈何願少回意毋爲徒死無益也公頓目曰

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犬豕苟生復幾

何時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坐有虜官曰團練劉者  
取幅帟書死活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於趙氏卽書  
死字下歸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簪筆側立者卽取筆  
書字曰死虜酋怒復拘之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寧作趙  
氏鬼不爲他邦臣虜酋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  
砦問公意如何荅曰直不能降虜耳四太子甚怒公乃  
大罵曰我食趙氏祿終不負國汝夷狄豈是真天子乃  
使我從汝國家何負汝而敢肆凶殘吾恨未劔汝頸吾  
爲死怖耶遂裂巾褫衣以祈速死見所書襟知不可屈  
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

方杜克之遁也或告公盍去諸公曰我通守也苟去城誰  
與守我尚愛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歎  
乃命其姪孺文御其母以奔深澤而屬其子明日城陷  
公被害時有斗子陳大伯者嘗從公爲僉至公被囚陳在  
傍不去罵四太子陳亦舉甕擊之不中遂同遇害又有  
主山砦曰賈三郎者武勇絕人時號爲賈山砦亦被執  
賈命其子結里人爲鬻薪者置兵於薪以入闈人索之  
事覺虜磔其父子於市

公神色明秀長身山立見者畏愛居無事時溫良惠和與  
物無忤及遇事勇決彊毅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修於  
家稱於鄉信於友至於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臣節之  
端凌霜貫日非一時適然也

逆亮寇江建康震擾人皆禱於公廟楚巫占之曰吉狄主

其殂狄旅其連大邦其寧乎有老人夢公告之者亦云

贈直祕閣告詞畧曰懦夫每生名不稱於沒世烈士砥節

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稟質剛方值時艱危介冑之士望

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耻以求活爾能明事君之義抗

死職之忠誓不屈於番酋寧自其於血刃口不絕罵言

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云云

紹興七年上幸建康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尚官其後

楊邦乂為朕死節可不厚加褒贈徽制告詞畧曰故忠

襄公云云方胡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既屈膝脅

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衆

奮乎鋒鏑之間馬不絕音死而後已朕方規復土宇進

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汝

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從

之顧廟貌之具存凜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卹念未

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其

隨會之與歸千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

葉夢得撰褒忠廟碑歌詩曰天生裔夷以限四極有不能

虔乃齒上國既殄我民爾則逆天惡稔而誅天胡捨旃

在昔肅氏厥能怒矢不我來庭敢于我紀揭揭楊侯梗

其喉牙萬夫一軀莫我敢加誰謂爾狂我憑我抑誰謂

爾殘我唾我斥天子曰嘻惟我有臣曷不贖之人百其

身屹屹崇岡侯安於域楠槿旅楹侯有廟食惟皇上帝  
命侯來歸顧瞻山川申我王威侯食而康旗纛旂旂百  
靈齊發從侯北指侯車轟轟於我故疆覆其穴巢何有  
虎狼告功帝闡帝笑爲喜四方其平侯祀百世曷慕匪  
忠曷畏匪死簡于帝衷惟忠弗畏明明天子與帝一心  
是播是崇是顯自今有流滔滔貫于南邦我詩孔昭配  
此大江

復撰改葬祭文曰嗟夫不死于料孔子不病管仲之仁而  
餓死首陽之下則得伯夷叔齊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天下不以死爲難而以得其死爲不易嗟夫君之節壯  
矣方虜之毒是邦也聞以十萬衆而屈者矣未聞以一  
身之微而能抗之者也云君棄其生不顧其家既棄  
其家不顧其身尚何有此旣腐之醜哉惟天子正大義  
于天下揭而不之曰吾有臣如此而後之人聞君之風  
而畏者亦曰此吾大夫楊君之藏也則天子之寵與君  
之節將與茲山並存而不泯也

吉守李彌遠立公祠於郡庠杉溪劉才郡撰奉安祭文曰  
陰虹吐氛暫翳圓景斗於星中孤光炯炯洪河潰溢滔  
天橫鶩屹然中流見此砥柱屬時多艱遠歷中否乾維  
坤軸艱桅軒輊彼蠢蠢而貪生望賊兵而風靡堂堂忠  
襄鐵石肝腸矯矯今人中之龍其肯屈節於犬羊蹈九  
死而不悔豈憚夫凶鋒之與逆鏃卒抗憤而玉折激勞

烈以遐彰

云

建炎巳酉虜騎渡江王將霄遁守輒屈

降虜欲脇公百計俱設書字於紙示以死活公直奮筆  
就死不憚虜知公心終不可回遂肆殘毒染壞山摧勁  
氣旁徹地裂天開萬身莫贖嗚呼哀哉相彼泰華攬天  
獨出烈日秋霜下肅萬物惟公之節冠山跨日奸顛逆  
皆生歎愧恨忠胸義膽聞風爭奮惟公之功啟迪興運

二五

三

游九言爲吏金陵再拜墓道爲辭曰山雲起兮陰陰木嘯  
風兮蕭森冒流榛兮頽墜野鳥怨兮清音隱丙午兮燕  
安藹指紳兮多盤鬃苞素兮弗戒渝舊好兮關邊兵釁  
生兮召戎傾大地兮鹿蒙黎承平兮百載莽夷門兮廟

宮我踰邠兮梁山蛇荐食兮江干擁貔貅兮首鼠紛雅  
拜兮後先公獨立兮慨陳人自請兮此身寧爲鬼兮趙  
氏肯涅緇兮虜庭看醴餉兮苟哺弗自知兮貌頽握玉  
麟兮拜犬豕曾莫嗅兮鐘鐺豈曰余兮獨歿汝尸坐兮  
偷生振英聲兮塔下氣烈動兮清寧凜名義兮身世九  
鼎重兮一羽輕翳翳兮幽藏頽陽照兮山荒髮毛爪齒  
兮一世同腐廟貌圭衮兮千古之光春秋兮代謝勿替  
兮丞嘗

東山楊長孺贊公畫像曰面若嚴霜目如電光身作長江  
乾坤翳翳衣冠毅毅鐵鉞易易棟撓鼎斲無虞無貍有  
軾有泥垂天貫日惟忠惟一青竹鸞筆犬羊雖粗知大

丈夫此可革乎人誰無死國爾斯偉何千億祀

松溪先生李天麟言公未第時處郡庠足未嘗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暇日邀之往娼館給以爲已之親戚公淳實信之不疑坐定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閉戶號泣解其衣冠悉焚之其後果能立節奇偉誠齋曰正是如此大凡立身行已須是立脚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定處生祠福都不能奪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七

續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續集

呂祉

字安老建之建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釋褐主信陽簿  
未赴中學官改鄧州教建炎初召爲審察除詳定一  
司刪定勅令明年監鼓院除右正言倅明州丐祠紹  
興初湖南憲尋直祕閣召爲淮南宣參除直徽猷辭  
不行改直龍圖知建康除督參五年召爲檢正八月  
權兵侍兼權戶侍十一月除給事中刑侍督參六年  
七月遷吏侍七年除兵書仍參議鄴瓊判守節不從  
遇害年四十六慶元間賜廟額

奏曰自古撥亂於於創業創業之君如漢高唐太是也漢高任蕭何主筦籥給軍食張良侍帷幄運籌策韓信則握兵在外唐太時房謀杜斷王魏議論英衛善兵亦各效其力願陛下廣高祖之大度法太宗之英斷執政大臣因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唐諸臣同心協力以濟艱難

又曰自古得天下以人心之同失天下以人心之異自王蔡用事異同之論起士大夫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朋黨之風盛廉恥之道喪望下詔宣德意以鼓動士氣開正路杜私門則中興之業可圖矣

中丞張守論張浚不宜西去呂頤浩難以專任移禮侍侍御王庭秀亦論頤浩差除不公罷職與罷奏公曰陛下信任大臣以圖治委曲覆護固爲善矣然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果有失當誰復敢言願加聖慮務兩全之以協公議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爲本善持養之則聰明日益而天下蒙其福不善持養之則聰明日損而天下受其禍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爲之有損於聰明者去之

公除淮南宣參未至上言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身四體不備今日荆楚之地不可不宿兵以固上游之勢上納其言會江東謀帥遂用之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爲帥至是特有此授公既至



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條具十事一曰形勢二曰  
軍政三曰守將四曰屯田五曰通貨六曰省費七曰謹  
賞八曰民兵九曰斥堠十曰間諜

虜若自洛孟渡河入陳蔡則壽春乃要害處也若自京東  
入淮陽則宿泗濠皆要害處也若自武關入襄鄧順流  
而下則武昌九江皆要害處也除武昌九江當備水軍  
戰艦合於沿江措置外要當於諸道要害處堅守蓋虜  
多用詐謀奇計如去歲遣范瓊世忠行只由一路去已  
先爲彼所料矣彼乃於我軍相近處置虛寨設疑兵却  
遣輕騎由間道日行數百里使我罔測望風披靡而後  
大兵襲之要須監此而預爲之備若擊其輕騎以挫其  
鋒則彼自却矣

西北以山河爲險故山河之表裡當加意焉東南以長江  
爲險故長江之表裡當加意焉自建炎已酉歲後長江  
表裏非胡騎蹂踐則賊馬燒殘累年諸處間有軍馬然  
上下不接去來無常大非所以一統東南臣前日論之  
詳矣

臣謂關中者天下上游而江左則下流也上下之勢猶之  
首尾其中氣脉必相接續豈可一處間斷今欲復關陝  
必固四川襄陽荆南武昌九江池陽太平建康鎮江皆  
沿江也當命將分兵戍守使相維持則共獎王室有磐

石之固矣

公治建康先以彈壓之威繼以拊循之惠軍民畏愛與僚屬文士講求古今防守事迹著東南利害總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裡論建康根本論凡四篇具圖獻于朝所以覽盡內外敷陳條具規模形勢之言也是年冬淮上有警江右戒嚴獨世忠統銳卒在高郵虜陷漣水乃破山陽又破盱眙遂犯成州公上言宜遣兵援世忠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公再言置江北於度外非朝廷命帥宜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人心因極陳守禦利害雖當急遣諸將且乞親御六軍庶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駕幸平江虜已遁去悉如

公策人始服焉

凡北人不得志於南方而南方所以能立國者惟水軍戰艦是賴多用江南白丁以我所長攻彼所短也蓋水戰必用舟陸戰必用騎舟有舟師南人所長騎有騎士北人所長水戰無舟猶陸戰無騎舟師用北人猶騎士用南人俱非所長也云今中原失守駐蹕吳會諸將重兵不屯江北而屯江南者特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不思於江流要害處出奇制勝但欲俟其上岸而後擊之殊不知賊已得險則有必死之志此杜充之兵不戰而潰也今沿江上下要害處亦自有數如使各自爲治明遠斥候則胡馬不復南向矣

時論推公疏通練達因命兼權戶侍乃言財爲國家先務  
今一歲所入不足供一歲之出臣所憂也然有三說一  
曰節二曰爲三曰得人蓋今日支費百出固有不可節  
者亦有不可不節者今日利源廢壞固有不可爲者亦  
有不可不爲者內自朝廷外至州縣官吏甚衆惟得其  
人而政以舉則姦無所容利歸公上矣於是節其可節  
爲其可爲何患財不裕哉

又奏國家養兵仰給東南數路而已取有限之財供無極  
之費正當講求利害然方今財用悉出民力而邑令乃  
近民之官也令得人則一邑足守得人則一郡足漕得  
人則一路足諸路足則朝廷足矣

時大臣喜程氏學然曹真僞且尚勢利故群小競趨風俗  
愈壞臣僚論其弊有詔戒論學者公奏程頤學於中庸  
以爲入德之要是君子之中庸而時中也靖康以來其  
學頗傳其徒楊時驟躋要近小人歆豔之遂變其巾服  
更相汲引曰此爲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而欲擠排  
之則曰彼爲王氏之學非吾徒也然所謂爲伊川之學  
者類非有守之士夷考其行有市井所不爲者是小人  
之中庸無忌憚者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中外交賀以  
爲聖有謨訓使自今學者不迷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  
上知公謀慮精審命韓世忠張浚劉光世屯楚泗廬州始  
用公計將幸建康駕至平江聞劉麟猷率數十萬衆分

兩路入寇凶醜甚盛光世退保當塗世忠過淮北久之亦退保山楊於是執政大臣皆請上還臨安且追諸將守江防海公獨抗議士氣當振賊鋒可挫榻前力爭至于再三天意既回遂用公策而執政猶復留身進說云異時誤國雖斬晁錯以謝天下亦將何及宸斷不惑亟命公往視師江上以馳入光世軍中而督遣其進戰也光世尚遲疑不卽行公復以利害喻之令其將佐亦皆曉然始悉過江爲擊賊計時駐蹕吳門而都督府屬光世難倚辦乃遣殿前楊沂中往泗州與張浚合光世令王德進軍遇劉麟兵敗之翌日又敗之德旣再捷氣乃稍振衆皆踴躍赴敵俊遣沂中張宗顏等俱進猊麟敗走中興破賊之功無此之盛也

大江之險所當固守守江之策有三節焉江之北出諸江河口一也江之中諸洲渚二也江之南諸口岸三也近歲守江盡屯江之南諸口岸殊不知江之北出諸江河口一不守則賊船得以出江江之中諸洲渚一不守則賊船得以近岸已酉建康之禍正坐此也臣謂江之北出諸江河口宜築城堡或作水寨列銳兵施強弩量艤戰艦以拒之使賊船不得出江江之中諸洲渚宜多伏戰艦以待之使賊船雖出江不得近岸江之南列兵戍守多備舟楫以俟濟師得利則進否則堅守而已夫京東全盛之地財賦所出劉豫所恃虜所必援也今世

忠俊沂中三軍列戍淮東與之相拒如物之有首也大  
梁者宋之京師劉豫竊據以爲根本光世屯淮西岳飛  
屯京西與之相拒如物之有左右翼也關中者形勢之  
國軍馬所聚劉益僭稱留府撒離曷字謹兵所駐也吳  
玠與之相拒如物之有尾也物有首首動左右翼隨之  
然後尾應焉善用兵者無以異此臣以爲今日之計當  
令諸將各張出兵聲勢以牽制使備我者非一其進討  
也當令世忠俊沂中首先併力以取京東三軍之進又  
有次第世忠當先渡淮與舟師沂清河水陸並進沂中  
次之兩軍相繼直趨淮陽彭城於三二十里內擇利地  
下連珠硬寨不必攻城俟其援至更互出兵擊之我數  
勝彼數敗則我無不攻而自下然後引兵襲之張俊一  
軍却自宿州進與世忠沂中連衡于沂密濟鄆等郡則  
山東自平梁山東旣平大梁必震恐光世岳飛軍可進  
矣光世自陳頰進飛自襄鄧進與世忠俊沂中會于京  
師則京畿定矣京畿旣動關中必搖動吳玠之兵可出  
矣山東旣定京畿旣定黃河一帶分兵戍列簡其精銳  
數路並進以援吳玠則五路可復如是兩河之外忠臣  
義士奮臂而呼西北諸國聞風而應小小女真烏合之  
衆患起心腹變生肘腋必有倒戈而攻開門而降者吾  
之師不待渡河而天下定矣

命公往合肥護諸將還朝奏事懇切皆不報留行朝再浹

旬上令執政論旨暫往續有處分復遣中使押賜鞍馬  
犀帶象笏公拜賜退謂家人曰君命如此義不可辭一  
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國妻孥對泣如訣別然以事有  
牙蘖往不保還也七月除王德都統制鄴瓊軍皆盜光  
世紀律不嚴殊無忌憚所畏者唯德然與之舊皆等伍  
耻受其節制乃列狀詣都督府訟其過乞迴避府謂德  
直寢之瓊等又詣御史臺或語之曰爾輩如此是訟宰  
相跡甚危矣遂憂懼不自安復訴於公曰不合極惱朝  
廷今日未知死所告尚書救取其等公慰諭之曰若以  
君等爲是則大相誑張丞相但恐人向前儻能立功雖  
有大過彼亦能闕畧況此小嫌疑乎當爲辨之保無他  
慮衆皆感泣拜於庭下曰誠如尚書言臣等當效死圖報  
乃密以利害聞于廟堂尋有旨召王德諸將謂德之往  
必有行遣而公先乞吳錫一軍屯廬州備緩急又遣運  
判韓璉詣建康而屬之曰諸將反側幸已定矣儻有他  
議則必愈乖煩賢運判白知丞相時督府機宜蓋諒別  
因一事過合肥璉問公蓋幕歸去曾一說否公曰亦曾  
屬渠第恐不敢盡達此意復煩開陳曲折諒果不敢盡  
言璉行至和州亦以疾作滯留已而諸將聞德留都督  
府爲都統制且賜予甚厚瓊等皆缺望曰初我訟彼罪  
也今彼既受賞我必有罰首領不保矣始萌叛意逼公與  
趙康直北行公猶於馬上諭瓊等無忘國家之恩無失

忠孝之道至三塔距淮僅三十里公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如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公上馬公又翻身落地大罵曰我不比你幾個負國賊天地不蓋載我不去又謂其下曰你軍中豈無一個英雄人劉豫逆臣不要隨鄺瓊去從逆不是好事衆皆感傷咨嗟涕泣又有人云呂尚書說得是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生變乃急策馬先渡淮令王師戾尚世元亟害公

初王德與鄺瓊交惡德乃劉光世愛將遂命德統其軍瓊等大噪列狀詣都督府訟其過德亦交訟乃召德以本軍還爲都督府統制命公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公簡僦

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韓璉舊在光世幕中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去公聞瓊等反側密奏乞殿前司吳錫一軍屯廬州以備緩急且遣璉詣建康促之仍乞罷瓊及斬蹇軍權書吏漏言於瓊瓊令人遮置郵書得公所言軍官之罪詰朝諸將晨謁公坐定瓊袖出文書示統制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公見之大驚瓊執之云令統領尚世元殺公世元以刃刺公且顧統領王師戾師戾不肯公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死

時有得公括髮之帛 吳中者其妻吳氏持之自盡以殉 葬聞者傷之

公不務保其身而務身盡其節故死之後非特瓊等叛將不能侵邊僭逆之臣不討而自滅雖睿謀有道而公折衝禦侮之狀仗節死義之烈足以激昂人之善意殆不爲無補也

公爲人質直明白好賢疾惡忠言至論未嘗不服也幼學唯求實用於文不務空言初除兵侍自草謝表有願爲志士殺身以成仁敢效鄙夫旣得而患失之句可以見所養也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八終

續集